

出 海

是那台浸满油腻的马达……柴油的青烟迅即捅向天空
一拳。老大在桅杆下，奢侈昨晚残余的力气
——海。像一面隐藏巨大无知的镜子
——港口。像塞满弹药的枪膛

当帆为着风的沉重而悸动
雨水有足够的理由不安和咆哮——如果航行只是
魇梦的开始……此刻，拒绝女人把腥味带上船
男人们率先把寂静的花园
掀翻在床角和三五瓶宁溪糟烧间

机器的轰鸣像要嵌进平和的台州湾
没有来风之前，宁静束缚了大海的四蹄
——蓝色不能奔跑。铁锚尚能安息几个时辰
风暴内心，永远隐藏着风暴
像那次出海以后，我的夜空，挂满隐隐约约的星光

2008.10.26

滩涂上的芦苇丛

风牵来管弦和大提琴的乐队。船只以及
上岸的几只蜻和螺。今晚，魔幻歌曲前作一回绅士

这些白发披头士，更懂得五线谱、节奏和高低音谱号
偶尔，会有几根倾向另一边的苇杆……

——嘘，请轻些责备！
原谅一根芦由笛铸炼成弦或琴的艰难转身

站在寂静的碗沿不说话的人
站在堤坝远远背着芦苇丛不说话的人

绝对是一个怀旧者——他要抵御盐味的狠狠压制
和生活，咸鱼罐头般的围困

当我分不清这金色的音乐来自贫穷或富裕
仿若自己是一根芦苇，插在岁月的滩涂上，两鬓渐白……

2008.10.26

在岸边

整个下午摇晃着不肯起身。一排排停靠的船只
混黄的海水，依然有着铁质的味道
满眼是漂浮的泡沫、废木板、塑料袋和莫名情绪
——随便一记踩上甲板的吱嘎声响
都能钻痛堤岸的神经

几个提水桶的渔民，刚刚卖掉捕捞的鲜鱼
躲在暗角的生活发笑。自己，咸制成过期罐头
至少要准备十年或二十年的返程，才会消除
生活强制的馊味——至少，他铁锚一样的身材
学会喘息、驼背和唾骂

有个孩子，厌倦了以往玩过的游戏
坐在冰凉的石板凳上，疯狂地盯住阳光
——巷口里出来酩酊大醉的人，今晚
就要诱惑他手间的性事

已听得到黄昏“呼哧、呼哧”的追赶声
哦，连潮水退得都突然
北面，入海的椒江搣痛了大海的面颊
南面，灰蒙的灯火紧紧咬住城市的脉管
——毫不松动！

2008.10.27

水产市场

我在市场边的小巷里长大。我已长得越像
父亲昨晚捕捞的黑鲫鱼——被青春期的丝网
拦截。沉浸于要价、杀戮和阴暗内心
是这个城市一片奔跑的鱼鳞

我看见争吵,焦虑,骂娘和凌晨三点起身的喧闹
北角门口旁,收票员的脸比灰蒙的天
更阴沉——一辆自行车倾倒在白线外边
也许,是忧心的生活让它砸烂自己的骨架

我看见一条扁鱼想跳回桶里
在充斥冰冷寒光的市场——我不说这是战场
有更多的鱼、虾、蟹和贝,想回到大海
肮脏的水泥地面上,乌贼试图把自己撑回原来的样子
……有时,我也极力把自己撑回那一段少年时光

我看见一只手腕上的旧表,等着六点钟的早点
靠里的摊位前留出一点空隙,被各种
腥咸的方言塞满。门口小货车进进出出
绝不留一张多余纸币在这里
我看见黑夜渐渐放松对星星的管制。看见亮光
一条虎头斑以为大海在逼近
我看见它的舞蹈——还有什么,比在迷乱间
看见远逝的时光回来更让人坚定

2008.10.29

那些……

昂刺头跃出水面。垂钓者把下午蹲出几个黑窟窿
那些不是我的从前光阴……
那些影；那些焦虑脸庞；那些高耸楼墙
不是一个少年封存二十年的石板路和木板房
那些咖喱、芥末；那些浓郁香水
那些让一张白纸醉得差点失身的霓虹
那些不是在城市边角存活的盐、泥、滩和烂鱼的味道
那些徘徊，迷茫及眩晕；那些暗处的窥视
那些现代化的伤害；那些拆迁；那些高潮中的尖叫
不，那些撞击着纯净心灵和眼眸的钢筋及泥石
把一个立体乡村压制成平面的城市
那些鸣笛；那些小巷里的发廊；那些几次贩卖的水产
——那些，不是从前的隔岸渔火。愁眠。江枫

2008.11.01

清晨

整个渔村还陷在黑暗里
谁家灯火第一个醒来，啪地点燃涛声
门后的渔网昨晚就疏通了全身筋脉

——一只渔船是一把锈迹斑驳的古旧匕首
剖开鱼肚白
善良的妇女们，用炊烟撵走了
黎明没有消解的三分睡意

2008.11.02

海边

退潮之后，一根缆绳就能将我绑于滩涂之上
——我的心铁锚般沉重，也会被两只落伍的青蟹扛走

混黄的海水撕走一页页嘶哑的曲谱
遗落牡蛎、泥螺和昨夜醉鬼的空酒瓶
妇女三三两两，围着各色头巾。像是
海边走失的几只红绿头
——她们弯腰，撅起圆滚的臀，弹着步子往前
海水刚刚没过脚趾，隐隐浮现的毛蚶
像阳光下反射着浅光的金币

记得两公里外有一座简陋的庙宇
有人从那里回来，手上还沾着香灰
潮水退去，像一个人的叹息刚刚结束
淤泥存留着海的热量，钻进指甲
——风嗖嗖作响。花蛤，黑贝，虾婆，扇贝，海瓜子……
一次又一次，尝试着捡回远去的大海

摇摇晃晃回来的螺夫，把生活弄出很大一个破洞
跟在女人后面，偷偷翻拾她们的体温
他干瘦，像瘪气的自行车内胎——
身体里仍游荡着一只残鲨

——当斜阳收回最后一根金线条
成片的浪潮声舔着黄昏的脚跟

晚归渔民，走成几块夜移动的补丁

2008.11.03



摄影:杨少白

敲梆鱼

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冬天
风用刀子割着脸
汹涌的海水就像大舌头野兽
贪婪的喘息
红头船，漆黑的船身——
像一块铁滑行在巨大的铁板之上
父亲还在撒网
表情沉默而执着
忽地转过头，喉管里滚出——
“嘿，还楞着！”
——低沉。短促。像铁锚砸在脚下
整个夜晚，他已查看鱼们越冬的洄游路线
似一台古旧扫描仪跟踪着
下午开始，已出海几十里
蹲在船舱角落，我，如同一块废铁
父亲跪在一侧，绷紧腿，抡起木棍敲打船帮
“咚。咚。咚咚……”
声音一直往水里钻
我知道东海的黄鱼最惧怕这种声波
——“敲。使劲！”
坚实的木板挡回我稻草般的力
大大小小的黄鱼浮上来
海面上一荡一荡
父亲还在用力。几滴汗
咬住额角

直到那点点的嫩黄快要连成片

“回去！”

我升起帆，看看风的方向

.....

现在，父亲的力量充斥在我身上

面对生活的压力敲打自己

——“挺住！”

2008.11.05

走在堤坝上的外来女工

她把素朴的身体拖到江滨公园另一端
七号码头到岩头化工区刺鼻的气味随处可闻
灰蒙灯光,勾兑排挡的酒令
——一个外来女工,像落在堤坝上的石子或落叶
依稀见到
一片黑荡荡的海;一只岸边废弃的船
一条扬起尘土的马路
.....
什么时候,那双购于夜市的十元皮鞋
羞于表达劣质声音
张小梅,林娟,王兰,李丽或黄菊花
她的室友就叫这样名字
都去了加班、约会、逛街、看老乡
我猜想她来自制衣厂、塑料厂、节日灯厂
——白天车间的机器声仍纠缠她的耳膜
空口袋紧紧咬住手指,发出渴望人民币的呻吟
为计件工资相互暗暗较劲的同事
此刻,只记得名字。
她从身体里掏出指纹器、交接单、监视、责骂
枕下压着青春、恋爱、泪滴和性梦.....
前进,转身。恨不能把自己走成一根麻木的神经
——冷已从夜的缝隙钻出
冰冻了乡愁

2008.11.13

大海里的歌手

大海里有多少鱼、贝、虾和蟹就有多少歌手
我曾听它们自由地唱过歌
我知道这歌声简单，粗糙。甚至低弱
世上有其他优美的歌
我只愿听它们歌唱

我爱一条跃出水面的鱼
它或许叫鲳，鳓，弹糊，马鲛。这不重要
正是它把自在的游动当成一首歌
我爱上阳光的午后
心存温馨，不再拘谨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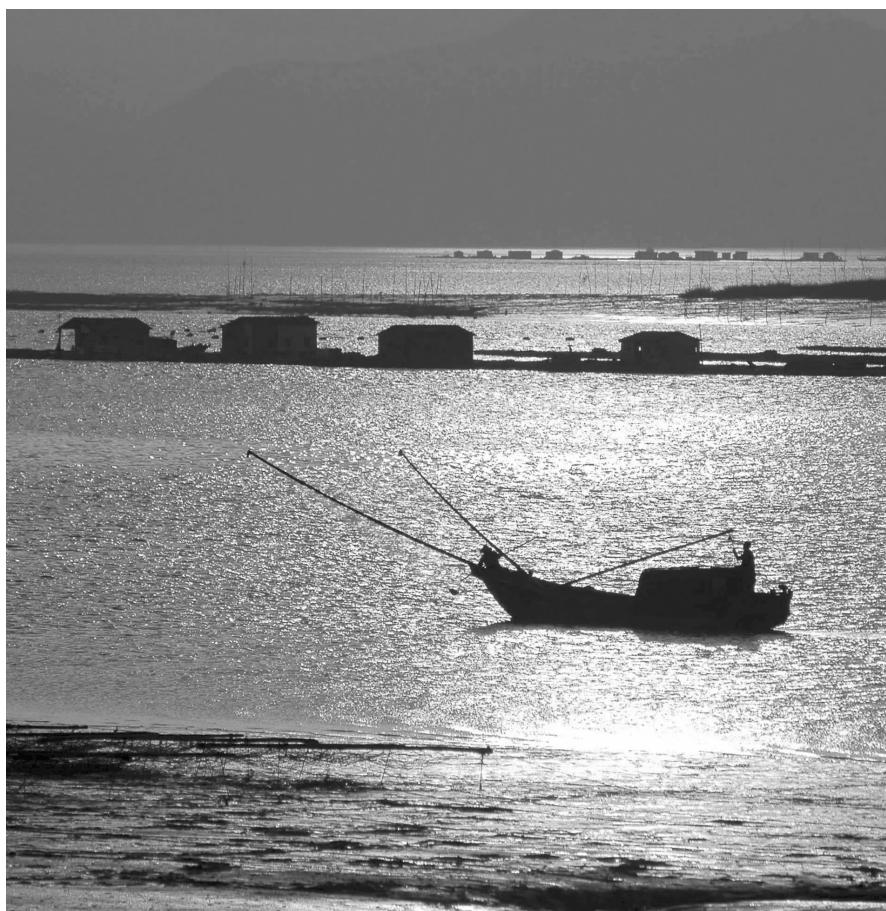
那只缓缓爬行的蟹
正是因为它，我爱上慢调主义生活
正是因为它，我放慢恨的速度
默默祈祷
尝试把体内的凶狠变得弱小

那些蠔，花蚶，蛤蜊有着自己的歌唱
坚硬的壳在外面，身体柔软
正是它们教会我坚强
宽恕内心的伤口和懦弱

我热爱这些大海里的歌手
它们本身就是歌唱这个词

在大海的怀抱永远热爱着大海
人群中,我也一样

2008.11.14



摄影:梁劲

沙子爬上岸

沙子裸着光溜溜的身体爬上岸
沙子搂着另一颗沙子歌唱
沙子在咸味的空气中自由地呼吸
沙子一脚蹬退大海
沙子在岸边躺在阳光的手指上却从不
抱怨
沙子躲在花贝的壳里
沙子在游客的脚趾间挤过
爬上岸的沙子看着发蓝的海水一步一步走近又离去
沙子感觉自己是大海的种籽
沙子哭的时候
春天在最后一朵花上死去
沙子坚信已从大海爬到了大地
再坚持
就能爬上天空。成为一颗星星

2008.11.14

蓝色的渴望

因为热爱大海，我喜欢蓝色
——我爱上的平庸生活是蓝色基调
——我爱上的诗歌充满蓝色
蓝色充斥我十平方米的书房。阅读和休憩
蓝色打破沉默、自由和追逐
蓝色是盐的味道——海的低语。在
血液里涌动
父亲的责骂是蓝色。一次他抱怨鬼天气
失去出海网鱼的机会
让我跟随蓝色炊烟的步伐回家
母亲把大海里的鱼和贝烧得透出蓝色
半夜里从四楼跳下的好兄弟
——他叫海为。像大海一样有作为，却有着蓝色的忧郁
推开窗，我听到蓝色浪声
蓝蓝月光下
——我，蜗居东海之滨的小诗人
虚构寂寞、现实和爱
用深蓝的口舌痛骂生活不地道
责备潮水这长脚婆浅蓝色脚印随意践踏在堤坝
而我的爱是蓝色——博大。宽广
允许自己偶尔痛哭一场

2008.11.18

黄昏的海平面

天会黑得很快。趁海平面上有一小把阳光金币
多风的坝头，再站一会
太阳从海面升起，这刻，将从山顶落下

台州湾附近的海，混且黄
我把垂暮的光线扛走一大块。静静望出去
海平面在抬高
而，天空越来越低

一个内心贫穷的人，给他整片海。也会被
一颗沙砾吸尽
呵，多年啦，我始终看见海搀扶那艘跛脚的船
划开平坦而宽阔的面颊

——看来是真的，如果内心涌出爱和善良
一滴水，就能让干渴的人感恩
岸边礁石缝里，紧紧被夹住的泥螺
已知道，海找了它。很久

2008.11.25

码头排档

天越来越阴暗，一个个列队的酒瓶
要拿酒精兑换高浓度的夜色
划拳声锋利。急促
——码头边的排档，如同城市绝症的疼痛点

门口，一场醉酒的阴谋等着还没到的兄弟
卖花小妹提一把吉他
在艺校学的黄梅戏和通俗唱法，此刻
只想和人民币依偎

……当所有的喧嚣熟睡。星星开始说谎
钻进空酒瓶，无聊的和桌脚对笑
灯。桅影。尘土——透过陈旧玻璃窗
巷口的渔妇为晚风侧了一下身

海摇晃着。然后夜
摇晃着。一个醉酒的人确认自己还活着
扇了忧郁一记耳光
——“啪”的一声。惊吓微弱灯光
找寻黯淡身影

2008.11.25

风雨来袭

最懂得节制的是渔民
节制力气。节制奔跑。节制时间和呐喊
风已经扯着起义的旗号
民主了浪潮、街道、瓦檐和山顶的暮色

——渔村最偏远角落，一只废弃的箩筐慌不择路
三五艘船相互系紧缆绳。渔民把一桶桶鱼
抢到岸边——乌云查阅大海的字典
撕走鲁莽。肆虐。倾盆。如注……

离海不远的修船厂。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退回铁锤体内。油漆罐提醒自己放下架子
滚到仓库里……
岸边补渔网的妇人，漫天盐味里
嗅到灶火的韵脚

我不是那个跑得最快的——
还是渔民，干净利落地搬运渔具和获利品
雨一滴一滴，试探性地砸到放松警惕的铁锚上
当某一根连成线，大海就“咻”地拉开风雨来袭的帷幕
瞬间……海。天空。雨和风一起怒吼

最让人不能容忍是
我跑远了，黑暗的生活还伏在海面上怪叫

2008.11.27

潮

——这庞大的合唱团，开始掀起大地的骚动
月亮是领唱。黄昏拉开这场歌剧的帷幕
海推着一波一波的浪冲上岸
潮水不断喊着——
涨！涨！涨！
一列一列的唱手们，持续飙高音
从一个八度，到二个八度、三个八度。接着
是四个、五个……堤坝拦截了第八个八度音域
高涨的潮不断变换美声、通俗。试图以
各式重组的阵形超越最高音
海面上摇晃的几艘船只，如这潮水合唱团中的
几个破音……
岸边，我绝对听到大海唱出24度半的音域
——以星星的惊呼作为3度半的假音
在潮触及最高、最宽音之前，瞬间收敛
海的唱手们原地散去。缓慢的
按六音步或顿的节奏——直至，沉入最低音域
或仅仅剩下——
……平……仄

2008.12.02

关于海

一个人坦荡，胸怀宽广——心才能藏下整片海
哭，是为了战火和贫穷的孤儿
泪才能流成海
弯下腰，扶起斜倒的小树苗的手
能抚平大海的波涛
看见蚂蚁过来，能让一让路
海为他留出一股爱的暖流
把一条鱼放归大海的孩子。海会给他
成长的快乐
嘴上念善，心里藏着屠刀的人
一粒盐就能砸倒他
一滴海水就是一颗爱心
爱海的人，才能在万物面前显得
谦卑和忍让

2008.12.03

去黄琅

风躲在树叶后细数尘土。推土机
仗势工业豪吏的后台，粗暴袭向农业文明的腹部
工程车在临海的县级公路上抛下碎石和
淤泥的种粒——吸取钢筋和水泥的养料后，明年
长成厂房或商品房
黄琅。这个临海的小村落，开始侵入外省口音
低廉排挡和发廊
——俾草的根据地被打桩机提前获得
沙哑而粗砾的“砰、砰”声触动大地的神经末梢
尾气如一群越狱的恶魔，迅疾展开一场
原始的猎夺——把头探到海里去，才能
呼吸到星辉的光亮
匆匆过去的学龄孩童，不知道乡村被贩进
成年后的回忆——四野，逐渐模糊的绿、蓝、金黄等色泽
开始在他们的作文本里褪色
我的诗终究抵御不过乡间土路上一行行
坚硬且霸道的车痕

2008.12.12

南方的雨

像一个内心充满忧郁的人——
絮絮叨叨，不断说出小小的伤感
而太阳，是晴天派出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在背后，角落和暗处活动

而大地上深深浅浅的水洼
藏匿着雨季寄给少年们的快乐情报
——昨夜，瓦片悄悄潮湿。我的梦境也已发霉
一把春天的匕首削向南方的城市和乡村

一路下来，南方的雨携带家眷和物什
风的马车两只破车轮就像一对垂暮的老人
靠在钟楼顶端和城郊的旧变压器上。轻轻摩挲
而在墙壁和桌面，爬满透明水珠
——每年，我都将它们看作雨水的孩子
一滴一滴捉回水里

直到把人的心也下得湿漉漉。南方的雨才有
转身的迹象——夏天的使者已递来交接函
五月的阴谋，露出破败的端倪
云缝里漏出一丝阳光，就此点燃
晴朗的引信

2008.12.13

台风

是一台乡村搬来的大型鼓风机，还是昨夜炕头
被四轮小货车运出的粗暴俚语——
一次又一次，乌云四处寻找失落的脾气
风带来北半球热带洋面的口信。落款温柔而诱人
云娜，桑美——却以猛兽的野性
妄图驯服车站、树林、街道和楼房

城郊简陋的木板房开始投入政府怀抱
电线杆在风中站立——孤独。稍斜。嗡嗡鸣响
只有疯子或傻瓜才愿在瓦砾飞溅的屋檐下
接过风和雨的话茬

这是台州湾的台风季节。凶猛的台风每年
都可能把八、九月份吹出挂历或四季
海水扯着厚颜的笑，蹑过堤坝
风抡起长长铁锤敲向墙壁、房顶、广告牌、梧桐树……
似一次自然界的金融危机

街上的建筑物垂下褐黄色的眼帘
“哐当”——玻璃的碎片还是划伤它的内心
风在消防通道蜷伏，吼叫着扑向店面卷帘门和
裸露在外的物件
风已把瓶瓶罐罐当成钢琴的黑白键
随意弹奏——肖邦？李斯特？贝多芬？

在这滨海小城，鱼腥味被风刮得无处落脚
大海里的鱼也有了借势跳跃龙门的念头
城市放下自尊，把前额重重地
砸到地上

2008.12.24



摄影:吴美萍

一盏渔火

谁悄悄点亮第一盏渔火
浩瀚无边的海面。像被马蜂轻轻蛰了一口
夜觉得痛——微微的
浅浅的光芒，生动而蔚籍

弱小的渔火，能把深夜里的暗燃破
大海像一个醉汉。被
洒落的星星点点的亮光砸得摇摇晃晃
——趁着围海的堤坝陷入沉睡，风携走一小块亮

那是苍苍海面，一只渺茫的旧船上亮起的灯
缓慢且凝重……蹑手蹑脚……拖着身子没入暗夜
无数的水浪聚拢过来。灯火黯淡
吃水越来越深——
即便有淹没的险情，那亮光，状如芝麻或针尖
仍锃亮着

即便黑夜如此降临生活身上
我，也会取出梦想的火柴。把自己
擦亮成一盏渔火

2008.12.29

矮木屋

黄昏临近，缓缓的浪声有了银白质的歉意
——暗淡天色压垮几只上岸贝壳的意志。沙滩上
随退去的潮水一步一步移回大海
滩涂上的矮木屋，紧紧靠着。几乎就
挤出了夜色

掌灯时分。矮木屋关闭自己的嘴巴——
若在远远的风口，看见这几块海边小小的黑
我会以为，春天派出勇敢的排头兵
以谨慎的身姿，挪近夜一寸……一寸……

有几次我见到男人的身影晃进晃出
背着网或褪色的船桨——对着太阳，走向海
一只狗跟在后面撒欢。溅起的泥巴
死死咬住晃荡的睾丸

像不远的芦苇丛间的虚幻和海的深邃一样
矮矮的木屋让我猜测——
简陋的结构。油毛毡屋顶。破旧玻璃窗——有一扇
左上角玻璃缺了一片
同样，我也猜测。这些矮木屋，海是不是
将他们当成不肯入睡的孩子一样哄

——涛声一波一波，轻且有韵律

2008.12.31

养殖场

腥咸的海边，隔一、二里远的地方有个养殖场
窄窄的田埂把滩涂隔成一块块。垄角
微浅的塘水轻轻漾着——几只青蟹吐出冷却的夜色
淤泥间刨寻养殖户遗落的咳嗽

宁静是风吹出来的
黄昏。不远的海扯着斜阳金色旗号
风急急上路——
吹开出海的祷告和孩子们的尖叫，浪潮的扑打
天空收纳喧哗后，扎紧口袋
孤单单的静把养殖场最后一个男人
推回木板房

昨夜，水产品的生长期已被市场经济预订
空竹篓坦诚了饥饿的辩白
蜻。蟹。泥螺……以为这是聚会或小小的误会
拥挤出洞穴。满世界张望
养殖户低低怒吼
——无疑，我把他瘦长的身影，理解成
今冬唯一的收入，以及颓败的经济形势下
一块，拒绝结疤的硬伤

2009.01.08

我常常这样想

我常常这样想——

有一小块海，某个蓝色角落。属于我
浅浅的沙滩，一只泥螺收藏了
海面的阴霾和颠簸，缓慢落日和出海人的善良

可能，这里是战争的避难所
潮汐浇灭烟火
一粒盐，锈掉扳机、准星和匕首的锋刃
单调的涛声，对一切邪恶喊着
停！

我想这块小小的海，常常冲撞这座
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以及，我脆弱身体
敏感的神经
磨砺出纸张上一段一段秘密光芒

我常常这样想——

和一条鱼交换居所、呼吸，沿四季洄游的路线
刻下幸福与爱的标记

2009.01.18

渔歌

很多次，我想寻找大海的歌唱——宽阔水面
能有雄壮波澜，惊奇的浪涛
很多次我只见到阳光舒洒的海面，陈旧的船只和
笨重马达声。船舱里晃动着人影
——黝黑。矮小。身形在风中抖动

很多次，我想在岸边的礁石缝里找出歌唱的寄居蟹
它们很努力地攥住潮水的衣襟
——不至于在严冬枯水期，萎缩成一堆影子

很多次我也想在海水退却的沙滩上，找到
仍想游回大海的贝壳——我见到它们小小的梦想
一些坚韧的努力
可能，直到斜阳收回光亮的馈赠，仍没
移动一枚针的距离

是啊，很多次了。
我在海风中倾听——哪怕苦涩、凌乱，腥咸中有
衰败且粗糙的歌唱——我以为这能让我羞愧
很多次了，只见到暗夜里亮起浅浅的渔火
轻轻哼唱的渔家小调
落在海水里，重重地溅起浪花……

2009.01.20

春天的呐喊

漫长的冬季被分赃——潮汐拖走严寒，海的体温
提升几度作为掩饰。海岸线拦截冬的假期
而，一只小小的虎斑贝，获取了冬天的背影
静静的妈祖庙后面，孩子们的嬉戏惊悸沉默的墙角
渔村如此安宁。
太阳下凉晒的渔网透出欲望。浪潮的声音
暖暖地。
黄昏的光线从山顶滑落到海里
小火轮的马达声雄壮而持久——为这一声呐喊
憋了整整一冬……
终于，我的胸膛里也吼起了“突突”声
……来自春天的呐喊

2009.01.30

那些叫得出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

在椒江码头，我叫得出那些鱼、虾、贝的名字。黄鱼、鲳鱼、梭子蟹、对虾、石斑鱼、虎头鱼、薄皮鱼，还有香螺、辣螺。
在一只只陈旧的箩筐后面，站着等待的眼神和交易的利润。
在它们的鳞或坚硬的壳上，还沾着海的呼吸、渔网的勒痕——
我叫不出摊主、小贩和中间商的名字。

还有一些小小的，模样丑陋的杂拉鱼和贝。挤在地面上肮脏的角落，很久，没有人告诉我它们的名字——或许，它们不配拥有称呼。
一个中年妇女，指着说“这个，多少一斤？”“是这个吗？还是那个？”
摊主把秤盘随意的从地面滑进鱼堆底部——“随便给。”最后，我想起了这个中年妇女的名字，她住我家小区最后一幢。但我，仍说不上她的名字。

那些名字潮湿、灰暗，阳光下会暴露出盐渍。每次我说出，总感觉口中的咸味。还有，那些依然存在，而我不知道的名字，也会在暗夜里闪动悲凉的光——那些光，碎石般微小，却坚硬！

2009.02.10

看海

十年前,我们去大陈岛看海——一群刚出校门的学子
就要融入广阔天地
我们躺在船舱的座椅上,昏昏沉沉
直到靠岸的鸣笛将我们惊醒——
忘却晕船的呕吐,我们爬到全岛最高的山顶
那是夏天,丛林里有蝉的鸣叫。风把自己抱得很紧
我们看到海苍茫一片。那尽头,远远的
有人大声呼喊:喂——
风声,浪声。迅即压下这声音
可有人,还在拼命喊……
我们看到海水冲撞着岩礁。那浪,高高的,透着凶险
我们在沙滩上跑过。脚印被海水
轻轻冲刷——我们看着天空朵朵白云,蔚蓝的海水
依附于裤腿上的白色盐花
——而十年后,我们才明白,海早已看出
生活中比浪更汹涌的暗流。它早已悄悄为我们
抹去痛楚和伤痕

2009.02.19

春天的大海

野鸭在一口窄窄的塘面重重戳上自己的蹊印
等候在林间的邮差，明白这封暖暖的
沉沉的信件要寄往哪里——海离葭芷村短短三公里
隔着芦苇丛，矮坡，一大片灰蒙的滩涂

如今，久藏海内心的盐粒放弃苦涩的坚守
为一封春天寄自远方的信而悸动。它要松懈一些
——缓慢。忍耐。黯淡。阴冷……
在海面，机帆船的马达声砸碎了冬的诡影

——当我注意到岸边平常的沙粒突然有了光
那是春天的礼物！
在一个醒来的早晨，海突然没了坏脾气
对于存储了一冬力气的老渔民来说，消息过于奢侈

而春天的雨水下的越来越蓝，直至整个海面
都在蓝光里闪烁——我盯住起伏的波涛，如何能
写上几行微温的小诗……水面上躺着……摇晃
期待大海把我轻轻抱走

2009.03.12

在茫茫的台州湾看一场雾

薄，是一种青纱裹体的薄。轻是
柳絮晃悠的轻。船楫隐隐中透出
青且绿的光芒——闪烁在海面上，一块一块
喊声，若似几记长长的铁榔头。砸
在灰蒙蒙的雾里。灯塔，堤坝和沉重铁锚
藏在深处——
汽笛声悄悄撕开雾的口子，紧紧攥住台州湾
秋冬之交的东海，缓慢而凝重
一场雾渐渐淡去，散掉
三十平方公里的故乡露出骨骼和血液
——九峰山、绿心、三江口、码头、永宁江……
彷彿，一层一层褪去我的衣物、毛囊
皮肤、脂肪、肋骨……仅仅剩下
一颗心。为爱跳动着

2009.11.29

夜离蛇蟠岛

风,是千枚万枚的针
从码头,迅即穿透夜色。牢牢系住
灯火——站在甲板上,承受刺骨的寒意
风穿过我的身体到对岸

一群人悄悄挤在一起
脸被船上探照灯的余光照着
疲惫而茫然,为刚结束的演出思索
台下麻木的领导抑或神情张扬跑上台的
诗歌朗诵者
夜空下,一切消隐得无声息

船舱门吱呀一声,就把我的孤独
放跑了
芦苇丛一波一波伏倒
海,把浅浅的黄和浑浊
推到岸脚

回头望了望小岛。风
把我推出夜色

2009.12.06

看见一条死鱼

那天，在岸边我看一条死鱼
黑黑的唇。圆鼓鼓的肚皮上，浅浅的白

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离开浑浊的海水
离开岸边绵延的芦苇丛和风
码头只留意着拥挤和略微的杂乱
桅杆上陈旧的帆，带着几个小小破洞
缓缓升起
扛着水产品上岸的渔民
看见了，挂在富豪脸上的冷笑

——虽然我知道这一切的缘由，却揣测不出
这条鱼的，死
——虽然，我穿着税务局的制服
却难以向岁月，收缴一段时间的税

2009.12.08

礁石

浪花,海的手指。弹砸了叫海岸线
的这把破钢琴——礁石是飞溅的琴键。无章,无序

或者是海裸露的脚趾。要上岸的念头
很久以前,就作了远远的尝试

或者是山,投入海的怀抱前
试探性触摸——宽厚胸膛,温暖抑或冰寒

一次次猛烈撞击后,才有了对海的
无尽等候。或者,是迎击

远远避开的船只,仍被暗处的礁石击伤
沉没,或作为船骸拖回

当我用劲眺望生活海洋中的礁石
呵,那些藏在暗处的、深处的,我无法防御

2009.12.10

海的声音

我所有的怀疑都必贴上牛皮鼓的标签
我的卑忏——来自深邃、辽阔和阵阵轰撞
海垄断一切声源
——我的歌唱，我的呐喊。寒颤，不安

……我嘶哑的嗓子，被塞到心的深处
海波一层一层涌起，我担心
海的声音邂逅鱼鳞、星光与归念——
是鼓与鼓的锤击
是万马齐鸣
是父亲的责骂一声高过一声——在门口
船头、书桌旁

——母亲的叮咛，永远停留在岸边
似海浪轻轻涌上沙滩。离去或归航的日子
围着船只舞蹈

我的不安来自深夜的海——
不绝的“哗哗”“嘭嘭”“沙沙”……
冲洗岩礁、堤坝、台州湾北岸的大片滩涂
和，我日渐肤浅的灵魂

2009.12.11

街头

灰暗矮下许多。蓬勃的工地
如一只小野兽。水泥,钢筋,安全帽
尘土里夹着方言和蹩脚普通话
雾,淡淡的雨花,不知飘散到何处
巨型翻斗车,运走了
黎明的内衣

寒冷缩紧自己的身子
无尽的冬天——作为追随者,一枚落叶
秘密跟踪少妇
晨光,经过公园荒凉的长椅

淡淡的海腥味里——
潜伏着时尚,友谊,偶尔的邪恶
我们肆无忌惮放着尾气的汽车
我们小心翼翼停列齐整的船只
我们渐渐褪色的笑声
我们越来越强势的制服

这是冬日。这是街头——
道德的天平没有倾斜,午后仍有暖意
蓝色的海里仍有渔民的希望
街头仍有焦虑与惶恐
冬日里仍有生活与勇气

2009.12.11

这几年

早上我驾车行驶在82省道，城郊的上空
飘着云朵
三年前这个时候，我调往台州市。向海
靠近了二十公里
有时开始是另一种结束。冬天的落叶里
沾着秋天的恬静。从一个生日
走向另一个生日的距离——
呵，是期待与彷徨
想起这几年，秋风正紧
我在化工味和海腥味的城市生活
唉叹或者狂笑
思考人生轨迹的改变，让我颠簸还是
目光黯淡。想起三年前妻子生日
临出门，我说：
送一份新工作作为礼物
啊，一想起暮霭里缥缈的炊烟
将要来临的灯火
我像升上天空的风筝
渐渐厌恶外出，应酬和竞争
学会珍惜，爱上烟草
努力让胸膛海一样宽广
依然保留早睡早起的习惯
舔一舔黎明的空气里，除了海腥味
哦，还有春天

2009.12.12

我爱着

我爱着。我要说,我爱着——
我不在乎咸苦的盐与伤口,我爱着海
我要有一只船
一段放肆的春天和蓝色幻想
我要爱,为一只被海水冲上岸的贝壳
它收藏了一小块黄昏
暗红色。有点点暖
长长的海岸线,我爱着台州湾混浊的海水
打桩机怒吼的沿海工业带
滩涂上,那一小洼因为阳光照射显得耀眼
我爱着退潮后一条昏厥的鱼
孤零零躺在沙滩上
我爱着曾经的生命和此刻的静谧
是深秋了
我爱着空中飞扬的苇絮
时光的动车悄悄载来了额角的鱼尾纹
我要说,我爱着双眸的闪烁

2009.12.15

一条跃出水面的鱼

一条跃出水面的鱼，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初冬的阳光下，泛着白光，有点暖
掌舵手在船尾站着，轰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他
听不到浪声，几只海鸟的鸣叫

我知道那一道光来自眼前的闪烁，甚或
来自于生活的希望
海那么宽阔，天空那么宽阔。一条鱼
仍试着跃出海面
我不知道，是什么，从我的心里已经跃出

2009.12.21

走在大街上

春日，走在温暖的大街上
眺望向西七公里的那一片三江口水域
或者，向东凝视浩渺茫茫的东海
哪一个更让我怀想
台州湾南岸。浙东。东海的西岸。中国的
江南。亚洲东隅
我辨别这些方位名词像辨别空中的飞鸟
弯下腰，就能捡到一只贝壳
抬起头看见海带状的流云
侧耳，听到群鸟欢鸣
深呼吸，胸膛里充满浓浓海鲜味
在街角的长椅上稍坐一会，我保证
可以和一只上岸的蟹或螺
谈谈人生与理想
走在大街上我看不见滩涂和风，养殖人的晃动
一只蜜蜂在路旁的太阳花上逗留
想起该和水葫芦与海藻讨论一下环保
水潺鱼和老虎斑的私语，使人想到爱与善
和一个陌生人对视
和钢筋水泥打声招呼。踮起脚尖
把温暖送到它们冰冷脸部
我沿着生活轨迹，想走回流逝的年代
就这样走在大街上，伸手触及
音乐、书籍、诗歌、梦想、发呆、出神……

2009.12.23

担心

海面上的黄昏消隐了，黑夜入侵
担心星星的光亮潜藏不住帆船和岩礁的影子

迎面过来的小女孩，她把爱
给了颤巍巍过街的老阿婆。我担心
唇角那颗痣变成蝴蝶飞走

深秋了，草在枯黄
真替山坡上那一小撮草担心。苦苦坚守
心中的绿，需要顽强的勇气

寺庙的晨钟或暮鼓敲响。真担心啊
甲虫和野兽都皈依佛门

如果苦与痛就在我的身体里
放歌的夜晚，阳光午后。担心岁月间
苍茫还是亮丽

那些逝者。万物。好天气和记忆
担心爱上他们之后
再不能把自己的心收回到底暗角落

2009.12.27

旷野上的教堂

落叶滚在泥土和空气里
教堂参杂在虔诚的内心和无助的精神间
为一点小小的罪，堂前那支亮得最暗
的蜡烛，唱起了赞美诗。如果
我不信神父与上帝
我就像这旷野上，孤零零的教堂
如果我多欲，懒惰，内心藏着丑陋
就不能看清幸福的方向
多年来
居住在离海几公里的城市
内心仍不能宽广辽阔
看着十字架，缓缓伸向天空
哎，有一天，我也将被轻轻提走
——要是我仍不能让自己像一粒种子样
饱满。充实

2009.12.28

忽略

潮水缓缓升起，我倾听海面上
辽阔的奔腾
——月色下，退却的海水紧紧抱住海面
我忽略了它内在规律的美
岸边遗落的贝壳里
有隐隐约约，波涛的歌唱
在沙滩角落、岩礁的僻角，我忽略
它拥有盐的品质和砂粒的秉性
阴郁天空下，那海平面杂乱的船只
——我忽略了曾有的，和将有的
斜阳下，水波闪耀出静静光芒

2010.01.24

古镇章安：一个皇帝来过这里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他南逃，在东海边的一个小镇
乘上车——后人管这里叫上辇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在一个僻静的村子，他封了
妃子——也许是很多——现在叫上封村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他或许在一个叫白石的小地方
停车拉尿，也可能看了一会桃花
——后来叫白石王、白石车，想沾点皇气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他在章安登上金鳌山，望了望
江山，感到苍凉无奈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后来李清照也来这里，捡拾些许
破碎、飘零和梅枝上的寒风——她饮自己的清泪
醉在清平乐里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接着文天祥来了，到处寻找
典籍与慨叹——他让章安斑驳支离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在这里驻跸17天，还过了
元宵节——红灯笼里燃起了战火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忘了砚台与宣纸，忘了苦痛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忘了南渡船只上一起北下的蚂蚁
还在苦苦挣扎

一个皇帝来过这里：来过就来过了，这么多年
我看到“赵构”被尘土重重倾轧

2010.01.26

改变

如果可以改变椒江的流向，让它向西
流回源头和自身。审视内心的宁静
如果可以改变台金高速的走向，让它
一直延入东海。触及无限
如果可以，改变台风登陆的地点
就把它设在我的内心
——一颗蒙尘的心，需要飓风狂扫
如果，可以改变大海的辽阔
就让它变得渺小狭窄。而生活需要
广阔无边和波澜
如果可以改变光线的注脚。在黑暗的偏僻地
我押上光明的未来
我相信，爱可以改变恨
一只下水的野鸭可以改变春天的归期
礁石缝里挣扎的贝壳，改变了
我对自己的责备

2010.02.06

冬日的码头

昨夜，破旧的机帆船已驶回码头。严寒
驻扎在不远的滩涂——整整一宿，枯黄的
苇叶失身于凉凉的晨霜

海上归来的人，带着沉闷
和荒凉。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的眼
深邃的。透出浅浅的蓝光的眼——
生活与时光的双重馈赠

匆匆的脚步放过了冬日最温暖一刻
是灯塔，摁痛海灰白的面颊。嗯，在这正午
最轻微的风
也能把我的心掀翻在码头。而我该不该
原谅一只躲进岩洞
的花贝，一个跺跺脚转身暖火的人

小货轮的粗嗓门被冰冻于闲散的码头
而昨夜雨水的噪声，渐渐低垂。我，耿耿于怀
一行行杂乱停靠的船只——比我的诗，多了些忧郁
我只有剁碎苍白的生活，才能探取欢乐的秘密

2010.02.11

海之歌

我赞美海像赞美自己抒缓的内心
我歌唱海像歌唱每一个幸福的生活
沙滩上的蟹,为落日唱着迟暮的歌
礁石缝里的泥螺,低低的歌声是为着
潮水无数次的磨难

我赞美每一朵泛起的浪花,那是海的
呢喃。我歌唱狂潮下不屈的船只——勇敢的歌
还有一只离海几步远的螺
推开身后的暮色想移回大海。而那个
扶着海风站立的渔民,狠狠
蹿了黄昏一脚

海有酸楚的歌
不是教堂合唱曲,不是弥撒战歌
海岸线是长长的小夜曲。月色下退却的潮
是闪着银光的快板
——我总以为沾满海腥味的星星,能唱出
无惧的歌

比归航的渴望更持久的歌。是母亲的炊烟曲
是年轻妻子补网的渔歌——她忧愁,沉默
望向深并阔的大海

2010.02.12

把大海搬到一个小镇上

我有如此强烈的欲望：把大海搬到一个
小镇上——那种荒芜适合波澜的生长
这该有多好，瞎眼的娘亲再不必
高一脚低一脚去田里给老爹送茶水
忙乎农活的老爹，不必扛锄
去平整凹凸的土地
——他在夜晚种植庄稼，暖暖的星辉
沐浴农业的光芒

让这片海淹没我的爱人——让这汹涌的爱辽阔
持久。感谢爱人对我默默地牵挂
感谢她在日落时的祈祷。给她
海一样荡漾的床
一波一波的浪，是献给她的诗

那一定是幸福的小镇
友情、亲情和爱情海一样深
涨潮带来爱与善
退潮冲刷嫉妒与仇恨
我只要一小片阳光的火信
点亮整片海——那里有金色的梦想

2010.03.14

迎着海风唱下去

迎着海风唱出盐的歌
唱出渔民眼中的苦涩与辛咸。我用我的强健
唱出岸边水草柔弱的歌,唱出与浪
千万次击撞的歌
迎着海风,泥螺唱出蜗居的歌
贫穷者面对高房价唱出唉叹的歌
纺织厂女工为厚厚的掌茧唱出歌——厚厚的乡愁
是母亲千里外唱着的回乡歌
乞讨者迎着海风
唱出渴望春天的歌——农田里耕作的老牛
唱着勤劳和丰收的歌
迎着海风,小伙子唱出勇敢的歌
姑娘们唱出憧憬的歌——明天,歌声还在悠扬
将唱出欢乐与和平。迎着海风
心舒展得大海一样空旷、辽远

2010.03.14

在暮色中眺望大海

落日卸下沉重的金袋。往往这时，近岸的海面
冷了许多。造船厂附近传出沉闷的呐喊
勒在铁柱上的缆绳，延长了饥饿的渴望
——春天已经到了，要出海的船只褪下沉睡的面罩

光线还在海面上爬行。试探着吼几声的马达
像我憋在喉咙深处的求爱——怕说出积蓄已久的言语
遭到拒绝。或者，招致其余船只的起哄
此起彼伏的“突突”声响
沉重打击大海的心脏

而在暮色里，海蓝得忧虑
落下去的斜阳，不肯在码头边小坐一会
——我想只是一会，我就能爱上甲板上收网的渔家女
爱她沾满海腥味的双手，爱她
唇角还沾着一片鱼鳞

沉沉暗下的海，只听到波浪挣扎着
推开紧紧抱住的暮色
——近近海岸线，晃荡着奔跑的人群
远远的，有什么逼压过来

2010.03.17

我认识小镇上的人

在那喧响的树丛,湛蓝的大海边
有我的故乡——
一座沉寂的小镇,生长着温暖、光亮与云烟
当我离开,异乡的风尘仍不能稀释身上
浓浓的盐味。每一次回来
远远的山顶闪耀万物的光芒
——我想起守墓人,村里的哑巴,他经常
在杂乱的坟岗隐没。偶尔的光芒
从没让他说出人间秘密
墙角的野菊,和我一样摇曳着尘世的浮名
——它不肯爱上铁匠宽厚的胸膛,只肯
委身千万次磨砺的铁锤
啊,该把芬芳的夜归还养蜂人
我愿听他带蜜的嗓音说出“谢谢”
——也愿看小镇上一些生命的消亡与来临
他们始终站在爱的一边
这是我的故乡
拥有它是我的光荣。认识每一个人
是我的梦想

2010.03.21

回忆一次出海

那是五月的一天，天空和海水一样蓝
静静看着撒下的网
我在低低的甲板上，迎着风
仿佛捕住的是我——在生活黯淡的时候

有一条鱼，我久久凝望它
宽阔的水面，翻涌的浪尖。它跃出网外
如果你问它最终的去处
我只忆起，自己的眼睛和海水一样蓝
看它游往无际

我忆起：它跃得很高，像一道金光
重重击在我的心坎
那天我提了很多次网，在颠簸的船头
——我想我同样能提起湿漉漉的、沉甸甸的生活

2010.03.22

摇

他的两只手紧紧，摇着一支橹
像一个战士利索地上弹、推膛，扣动扳机
不远处响着波涛声——近处，船体周围
海水的击撞就像抽着一记干脆的耳光
他缓缓地……沉沉地……摇着橹

他紧绷的腰和臀部来回移动。弓起的背
微微弯下，又以一种固有的节奏晃回原位
——像固定，或固执弹着海面上的某个音符
哆……哆……哆……或咪……咪……咪……

我的父亲习惯海面腥咸的气息
扁扁长长的橹切入海水：
像我在书写温暖的诗歌，找寻生命的意义
父亲穿着高筒雨鞋，系着粗糙的
皮质围裙——那里有一片片鱼鳞闪着
细小的光。有点冰凉

他教我怎样握好手中的笔，像在
大海中摇稳橹——

2010.04.01

那么多

——瞧，风吹着细雨中的斜伞——母亲坚固的嗓音：
别踩着水洼！

她有那么多爱——紧紧，跟随孩子

而在丛林深处，一朵野蘑菇拼命往上长——
它有那么多梦想，藏在蓝天深处

——我知道旷远的大海，有那么多寂寥
而秘密——轰鸣的马达，滑翔的飞鸟，铁锚，缆绳……
总闪耀那么多光芒

是的，腥咸的气息——我总给予那么多祝愿
出海的船只平安。辛劳的父亲稍事休闲
如果放不下眺望与挂念——那么，母亲——我愿
你的祈盼总能实现

——爱那么多，恨很少
——团圆的日子那么多，离别很少

2010.04.04

告诉

让我告诉你,最后的秋天去了哪里
——遥远的天边。辽阔的海角

让我告诉你微霜里沾满晨起人热乎乎的气息
暖化迟退的星子
铁锚藏着冰冷和孤单,让我
告诉你——
蔚蓝的大海里,有无数爱

我在风中看着一朵野菊
像看着渐息的马蹄和渐轻的唿哨

我是多么想告诉你
秋天就在明朗的天空下,坚硬的内心

2010.04.07

海看我

海看我。看我如蹲在岸边的一个低音——
不,我低不过鸥鸟的浅鸣
看我如重重的高音——我高不过
汹涌浪涛
斜晖把身影拉扯到海面上
我,不过是东海边的一个破音
……宁静的诗行……激奋的思想
不如曲折的海岸线
——那里除了深藏芦苇与滩涂,还携着星子
与冷月的光辉
海看我,一颗流逝的砂粒
海看我,一块腐烂的淤泥
海看我,岁月之书的一个页码
海如能看我成黑色
我就陷入暗夜为光作陪衬
海把我看成蓝色——
我相信,大海不会拒绝一粒水珠的融入

2010.04.12

也许

也许有一声叹息就在心里
也许有一份福祉就在身边
也许苍茫里,有我的村庄与迷离
带走了光亮的黑暗
掩藏了黑暗的光亮
也许述说着轮回、反复与无常……
也许远山的积雪,融化了沉寂和浩瀚
也许大海的辽阔,有着触礁的险情
静静的国度
苦难也许就是一份洗礼
我愿在黄昏的海边行走。坚信
贫穷、弱势与和平,始终有人关注
也许我歌唱,啊,有人正哭泣
也许我像风中的草一样顺从
有人,向世界抗争着……

2010.04.14

大海

我倒出血液灌满海水，身体里
激荡盐的歌——粗糙。咸。腥
像我来自东海边一个僻远小镇的口音。硬朗
却有着滩涂一样的秉质

咳嗽的渔船。微颤的码头。轻晃的苇丛……
在我心跳的周围，有着一群为爱拼搏的
朋友，有着不知疲倦歌唱的鱼、虾和贝
——我内心甜蜜的灯盏，是靠近他们唯一的理由

我还有赞美的理由——
海平静下来的蓝，能涂抹大地的荒凉
生活的疼痛和小小咒骂
我知道我的唏嘘是即逝的风
我知道我对幸福的渴望有着涨潮般的推涌力
一滴海水，能轻易砸碎我
泛滥的欲望

我试图用内心的触角丈量大海的宽度
与深度——而，我的故乡，拥有曲折海岸线的台州湾
是我的左心室，还是右心房？
夜幕下、或晨晖中，大海是一本厚厚的乐谱
船只，几个陈旧的重音
斜阳在海面上轻轻洒下舒缓的和弦
浪涛的音质里蕴藏着冷静的春天

——只是，我该把钢琴安放在哪个角落
才能把内心弹奏到最宽广的音域，把生活飙到
最高的八度音

2010.05.09



摄影：高金

夜码头

白色桅杆浅浅泛着光——
夜黑得深深地。海，不断摇晃着暗
一排排停靠的船只，像一个个安分的孩子
在临港的水域，不敢搅出水声
……那水声，会让隔岸的灯火……沉沦

风一再败北，我才找出了内心的一块静地
码头，晃动的人声，紧贴水面而行
而那片月光和铁锚上粗黄的锈迹
不肯告诉今晚——时光已过去了多久

夜走过码头，轻轻踩着休港的渔船
捕捉一两盏火光
——渐弱的渔光曲，拖着无力的尾音
踩在光滑的台阶上
闪着鳞光。拥挤的船只朝着灯塔瞭望

——我，梦想的灯塔又亮在何方

2010..07.27

补网

她们正在嵌补着那一大片破洞：
我熟悉网间残留的腥咸味，指肚粗糙的豁裂
仿佛承受一场祈祷的使命。阳光
钻过细细的网眼
——泥污和渔腻再不能随意依附，落满一地

她们更熟悉尼龙的味道。穿着单线
或双线的梭子完成一次次上下或左右的飞舞
一张张晒干的渔网，扇贝或虎头斑的腥味更浓
——要在网片间找出破洞、裂缝和斜边的破裂
就像在夜里找出宁静和寒意

——在这冬日，试图摘除网上遗留的沉子
比冲着空旷的海呐喊更为容易
宽敞的渔船停靠区，风不断蔓延着冰冷的意图
——我断定，即使紧闭心门，生活也有受潮、破损的一天

2010.07.28

海边

是的，我曾经一个人摇晃在昏黄的海边
潮水刚刚退去——几只小螺被抛弃在岩礁的
缝隙里。它们闪着光泽，初次学会
与海水抗争——
在我身后，几个提网的渔民骂骂咧咧
诅咒毒日或女人——我更愿相信，他们被咸苦的生活
生生夹痛

有几次看到浑且阔的海水逐渐瘦削
岸边遗落着贝和蟹，及一记悠长的鸣笛
——这远方的号角，催促落日斜斜，渐渐泛黑

——当我面朝大海。背后，城市的灯火絮絮叨叨
辽远中透出寂然的海啊，轻轻搂住了夜空

——多少次，我张开双手，仍只抱住孤单的自己

2010.07.28

寄给海的信

地址我想了又想：灯塔。暗礁。船舱。波涛间……
浓郁的午后，哀伤的口信已捎来很久
我不能再作任何掩饰
要将野鸭下塘的讯息，关于春天的编年史
告诉海……
那些微笑的内容，急促的语调，粘稠的字体
是我靠着双桅船写下的
——丛林里一场久等的雨逼迫我立下梦想的誓言
赶在渔具醒来前，磨光一粒盐
而母亲派出黎明的邮差
是在她舔了舔蒙了一夜露水的渔网后
——啊，咸了！
——我知道，沾满海腥味的春天，来了！

2010.07.28

沿海地带

我在苇丛和浮藻间找到了大海的忧郁
风吹着芦杆,不再是管风琴和大提琴的节奏
——如果可能,海会抡起拳头和前臂砸向沿海工业带
——而简单的慰藉,只是夜幕后的渔火和潮声

瓦房、滩涂,废旧船厂和风里漏出的几声咳嗽
都让纠结的海显得亲切
水产市场的喘息,越来越粗壮得像北岸发电厂的烟囱
——那是沿海地带的一个死结,掐着台州湾的喉咙

不分昼夜运送石料的工程车,仿佛我的心病
——我在海堤独行,呼吸着缆绳和铁锚的锈气息
被尘土厚厚掩盖的五塘和七塘村,早已
不会在海浪的拍岸声中惊醒

——死寂。有时炊烟的死寂比灭亡更具杀伤力!
……那一带,虽然沿海……却丧失了汹涌和顽强

2010.07.29

岛屿

那些岛屿攥着自己的方言和乡愁
怀想地壳运动和板块碰撞

夜晚的台州湾,或离之几公里的水域
总能见到黑黑的几座岛屿——任凭月光围绕
一寸一寸挪动……爬到灯塔守夜人的眉角
——我忆起童年,和伙伴们摇着船,爬上沙石堆
翻捡难以游回大海的蛤蛎,鲜蚝,岩头蟹……
从正午开始,从一座岛屿到另一座岛屿
我们忘记了黑夜从四角压下,平静的海面
有暗流在蠢动

2010.07.30

妈祖庙

黄琅的东南角有一座妈祖庙，离海不远
休渔期，讨海的汉子常去朝拜
——午后时分，充斥香火、鱼腥味和时间的碎片

海在低鸣，仿佛附近渔村藏着管风琴的乐手
妈祖庙里出来的渔民，虔诚地沉默着
沿堤路两旁遗弃着船骸、破帆和废旧的木料
就像一场出海战争后退役的老兵
——无论风雨肆虐，期待远航的勇气
一直在海边男人们的胸膛里蛰伏

当雨水来临，会有更多的人去妈祖庙祈祷生活
佝偻的阿婆和挂念海上颠簸的女人，有着
一样的神色——再强悍的内心，都有着脆弱的一刻

而，再疯狂的生活，也总有被驯服的一刻
——当春天来临，我见到了妈祖的微笑

2010.07.31

相信大海

我看见入海的椒江蜇痛了大海羞愧的面颊
江水夹带混黄的泡沫和化工污水、废旧塑料冲入大海
——但我看见潮水仍朝涨夕落，在城市的天空
布满海腥味。我相信大海，仍用博大的
胸怀和爱，藐视一切
我看不见暗礁、沉船和冬天的诡影
那离去的钟声和死亡的征兆，空虚而寒冷的阴霾
——我看不见落日沉沦后，海托起又一个黎明
大海深处理着哭泣与呐喊
当我看见余晖在海面闪着光，周遭静谧
我相信海坚固地蓝着——像我相信它的深邃与寥廓
我相信一粒盐，是纯度为百分百的海
——我相信海不会虚假与做作。我相信夜晚的
涛声无论多么嘶哑和低沉
——也是大海发自最纯净的内心

2010.08.02

卸下

在海边,当阴郁的天卸下乌云,便放晴了
渔民卸下帆,船舱里搬出满满的收获
而这时,女人们卸下记挂和担忧
整个渔村卸下失眠和被无数双眼睛望烂的星星
我知道海也卸下沉重的叹息
开始祝福明天……
当我远离海多年,卸下浓浓的海腥味
也卸下苦与恨
——我更愿意卸下幸福给还有磨难的人
既然恋人们能相拥而吻
孩子们开始懂得孝敬老人
海边的一只泥螺,也感恩地朝大海凝视
——就让我把自己卸下,像一滴水融入大海
把自己忽略

2010.08.03

晒网场以东

晒网场以东。浪涛压低着一切声音
海面上吹来咸咸的风,像是在琴箱里
嘶哑的噼噼啪啪声,暗示着台州湾的沉郁和阵痛

晒网的女人缝补着网及生活的创伤
而白天出海,夜晚把鱼群赶进浅水区
——这是男人们的事,在晒网场以东
黝黑的脊背可以托起整片海

一个守了十三年寡,拉扯三个孩子长大的
渔妇。在晒网场晒了五担海鳗——
她窥见亡夫的面孔,及那一次风暴
出海时强悍的身体再一次的拥抱

生活从不放弃流泪的机会——
在晒网场以东,她看着看着就流了泪
它比海水咸,比滩涂上那一堆盐更加苦和涩
看着她们补网,就像补着
我内心的愧疚

2010.08.12

还乡

我一直扛着浓浓的海腥味，穿行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像一只寄居蟹，寻找温暖的巢穴
而我像大海一样野蛮的脾性，早已被空虚的灵魂
收割——我多么愿放下平整的日子，放弃迷人的乡愁

——我的手里还紧紧握着台州湾两岸隐隐的渔火
——我朴素的乡音，还能哼出浅浅的渔歌
城市里千家万户的灯火是否能照亮
夹在岩缝里一只螺的努力
一滴咸咸的海水，愿它填满我苦涩的内心
让我沿着台风季雨水奔跑的方向还乡

借用一把冬天的匕首，才能把城市的尾音割除
是停留在沙滩上的蛤和蚶，让我有勇气坦白
——我一直将大海的身份压在箱底，让它铁锚一样腐锈
而我愿意告诉你我的姓氏和家乡的地址
……风中，弥漫着浓浓的海腥味……那是我
还乡唯一的路径

2010.08.12

大海记得我

我捏着一条虎头斑的腮，大海记得我拨弄着
它的麟片。闪着光
我曾剖开它的白肚，掏出黑黑的鱼脏和鼓鼓的鱼膘
嘿，我想那里，同样隐藏小小的恶

如果不是桅杆下几只废弃的塑料桶，没有人觉察
返航的途中，充满记忆与慰藉
我知道大海记得汹涌的浪头，破损的旧轮胎和抛锚
像往常一样：它记得我

——说实话，当我抚摸着船体的骨架，就想起自己的软弱
听马达声毫无顾忌的轰鸣，多渴望自己
也能突突突地喘着粗气
……那种粗糙，甚至有点粗壮的呼吸。我喜欢

记得，海把我赶到一块岩礁上——
责备我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在翻涌的生活的海面
我已渐渐松开了紧握的手——大海记得我，曾经
死死抱住初次入水的激情

2010.08.13

贝壳

有时——譬如潮水刚刚退去，沙滩上咸味还很浓
一只小小的贝壳被大海抛弃。白白的外体，间杂着
细黑条纹——
我知道它拥有腥，紧闭的两扇壳和柔弱的内心
就在斜阳收回长脚的一刻——有时，海面上粼粼波光
还在闪着。小小的贝似乎在喧嚣
瞧吧，那个扯开嗓子呼喊的人，沙哑的嗓音
早已被涛声淹没
敞开的海面，被航行的船划得支离破碎
有时——真的，有时世界存在着嘲笑与嫉妒
紧闭的心门之后，掩藏无限的空虚
——而有时，我们只对着升起的帆微笑，把世界忽略

2010.08.16

在码头交易市场的一个下午

我在矮窄的墙栏边坐下。陡陡的石阶一直
延到混黄的海水边——浪在拍打着。几只返航的渔船
随着吆喝，几只有力的手把箩筐提到了岸上
阳光刺眼。风中弥漫着沉郁的气息

在那里面，半桶海水里翻游着鲳鱼、带鱼和望潮
讨价还价的中年男子，把码头挡出了一小块
阴影——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暗，隐藏着锋利

几只蟹。试着挽牢大海的章鱼。弹得高高的虾姑
我能一一厘清它们各自的努力
——阳光亮亮的，能见到风还在不远的海面晃动
几户人家刚刚翻晒完渔网
——被交易的鱼、虾和贝，深爱着大海。也许
刚有过一场婚礼，或在
欢快的畅游——在那海底，它们有自己卑顺的生活

——我真的想离开那个下午。怕那根紧紧缠住的缆绳

2010.08.16

冬日海面

即使冬日，宁静的海面仍会响起突突的马达声
……粗犷而短促……短促得就像即将过去的冬天
有时天空布满大片乌云
沉沉地压着海。像一场伤痛无限制地
蔓延——而有时钻出云层的阳光
在海面拖下一条长长的金黄色波光——
晃动的海显得闪亮。机帆船驶过的浪痕
不能把海面上的阳光拖散
——即使冬天。即使阴郁和严寒。总不能将一切
事物封冻
像那浪，仍在拍打着岸，岩礁和过往船只
像那海面上，风过后，暗流在蠢蠢欲动
——也像我的心，有时被无名的困苦压痛
仍为第二天苏醒的一刻，有力地跳动

2010.08.19

深秋的码头

我把收下的帆看成了一片落叶
白茫茫的天空下,系在船体两边的废旧轮胎
似乎更黑
我把刚刚驶离码头的那只渔船
看成了秋——简陋,船梆剥落了红漆,孤零零的
桅杆……荒凉和落寞

我不再找寻雨水的出处
——即使深秋,海面上的浪翻涌着冰凉
风压低了远方和航行的船只
——我在意内心忧郁的理由。生活虚假的外衣
是否掩藏了苍白的存在,及
生命的短暂

对,这码头,不止是繁华和各色船只的停靠
刚刚来临的秋天
见着了过往、熙攘、交易和吵闹
——甚至,我内心角落,那一点点的名利

2010.09.13

不懂

开渔期，码头拥挤得有点慌乱
——蹲在角落的渔网早已跃起身子，抖下寂寞
——帆试探着风的方向，舔舔久违的盐味
遥远海面上
看的见云朵和闪耀的阳光
——那是孩子们不懂的生活。风扯着浪
吹暗灯塔的亮光
也是鱼和虾、贝不懂的生活——
给他们自由，是为了更完满的获取
同样，这也是我不懂的生活——宁静的表面
虚掩着汹涌的暗流
为内心的爱——哪怕针孔般小——放弃无限的恨

2010.09.23

多年来

恍若渔火，从一盏、一把，燃成了一粒或一点
最后仅仅是一缕青烟
多年来，我的热情就这样缓缓褪尽
在生活的海洋
我不及遗落岩缝里那只螺想回归大海的执着
我没学会沙洞里寄居蟹那样隐藏着内心
——多年来，我的忍耐在减少。像被磨损
的破帆
淹没我的烟火，让我不能把真实的面孔
擦洗得月光一样
——被月光照耀，是我残存着梦想的唯一理由

2010.09.24

哭

有一回，我在海边哭了很久——
像一艘港的船，突突突的马达怎么也不停止
悲伤一阵一阵，像汹涌的浪
撞击胸膛
我使劲哭，整个人仿若一座晃动的海
灯塔。船只。暗礁。甚至沙滩上搁浅的一只贝壳
都是过往或喜或痛的事物
我哭着，一滴泪水里除了盐
还有冬天的背影
望着海，我不断哭——风渐渐大了
浪涌得很高，似乎要把整个冬天压下
苍茫里，冰冷的夜色把我撞成
一小段抽泣的声音

2010.09.27

小小贝壳

沙滩上遗落着，一小段黄昏和一只小小贝壳
海水一遍又一遍涌上
暮色消逝，夜色融化了贝坚硬的壳
——小小贝壳，黑暗里挣扎了一会。沉重的
涛声里仍传出不屈和锋利的呼喊
我走向海边
总不能回避被带回深海或抛弃的小小贝壳
——想起逝去或留下。想起温暖
在贝壳小小的体内一定有着忧伤的顽强
——当过往的熟悉消散，陌生的四周，总有
风吹不走的惊喜与光芒

2010.10.02

坐在岸边

漆黑的破旧轮胎靠在船梆上。不远处
混黄的海面上泛着光——
为那一只即将离港的船祈祷。为船体上
剥落的红漆默默无言
那风，从远远的海上刮到岸边
——它只停留在帆上，从不曾吹走
我身边的郁闷和纠结
坐在岸边的礁石上
浪花卷着黑沉沉的天气。那只船
窄窄的船头劈开了宽阔的海面
——即使刚刚捕鱼回港，仍要再次将马达
从愤怒的胸膛轰出
——我怕这声音，将我从海的岸边轰走。就像
生活中的鄙夷，将我赶出人生的岸边

2010.10.08

海

我站在它的旁边，我熟悉这种气息
它的肤色和每一次心的律动
我愿意被它的涛声轻轻哄着入睡
梦中追逐理想。我知道
岸边枯萎的芦杆和漂浮的废弃物
是它忧郁的心情
滩涂里的淤泥，养殖蜻和蟹，是经济时代的一次勾兑——我明白它的苦衷，远航的船
离开了很久
它仍没有松开紧绷的神经
我相信它被划开的伤口会迅即愈合
泛着浅浅蓝光的海面，为斜阳
预留了一片金黄的领域
——即使黑暗来临，它仍会腾空自己内心
允许卑下片刻

2010.10.16

海堤上

我在海堤上看着浪，一阵阵拍打堤岸
和褪色的船体。白色泡沫依附着混黄的海水
纠结着几个漩涡，几束枯萎的稻草
——我痛心这混浊。陈旧。阴沉的忧郁

远处，微微晃动的海水踮起自己
舔一舔天空的蓝色
——而它宽阔的蓝，在社会发展的攻击下
渐渐淡却
像落日余晖，被入侵的夜色冲散

那些滩涂，养殖场，风中的芦苇群
都可以看得见
船厂漏出的几记锤打声。整夜
破帆上渗出的咳嗽
站在远远的海堤上，仍能听见
——还有那捕鱼船靠岸时的欢呼。无名嚎叫

——只是再近，我听不到自己无畏的呐喊
当初对生活的愤怒与指责
——尽管沙哑。低沉

2010.11.03

一切那么好

虎头斑跃出水面
银白色身子，在阳光下闪了一眼
一切那么好——
平整的风。静静的浪。海安谧而寥廓

岸边苇丛，找出一段忧郁的节奏
混浊的色彩和固体漂浮物的入侵
让芦管晚间的哨声失眠
但我仍说：一切那么好！
——滩角，或礁旁，夜色找到海遗失的泥螺

一切那么好
海面上的鳞波感谢光线的存在
阴霾天空，让船只拥有感召的力量
一根缆绳，看见岸边的铁柱
感觉一切那么好

是的，黑暗散去
黎明经过台州湾时吻了一下破船的帆
一切那么好
寒冷事物，因为温暖的存在而融化自己
无论海上或街头
总有我无法相识的鱼、贝与人事
但我微笑，说——
一切那么好！

2010.11.18

夜色中的海

仍有冰冷的浪声不屈地响着
试把渐渐浓厚的夜色凝固——
无序。沉闷中透着错落的回声
空荡荡的海面上。白昼的热量
曾经抛洒下的金黄色光线
都无存
只有浪声尖锐地响着，重且肃穆
灰蒙中，灯塔的光极其微弱
——撕开了夜针孔般的口子，和着
海的呼吸
唤醒沉睡的黎明
及，我被生活麻木的内心

2010.12.13

微小的浪

我在海边见到浪，微小的
缺乏巨大和汹涌
仿佛不能溶解于大海的辽阔、深邃
——微小的浪，海面上几乎是平静的
撞着岸，轻柔。瞬间成为碎片
我在海边，经常轻视于这种微小的浪
——细微。渺小。无法用于澎湃的情感表达
我踩着它们，去追狂烈的风，去逐
高涌的波涛
我常常被掀倒在沙滩。微小的浪
推拭我的身躯——
仿佛就是它们，填满岁月的缝隙
让我平淡的生活有一点点盐味

2010.12.19

岁末，与友人去海边

风凌厉得更无边
……似乎吹走我与友人交谈的内容
往事苍茫，岁月辽阔
如同这海

已是岁末，一年来逝去了很多
——光阴。事件。某个午后。及，海面上的船只
我更想起大海的忧郁
蓝，渐渐淡却

岸，面对退潮后才有下一次
涨潮的冲击
深冬的傍晚，斜阳让整片海
黯淡。
呵，光亮逝去了
海面上金黄色的光线消隐了

我和友人的谈笑。此刻无存
……像空荡荡的海，只把沉稳的力量
藏在内里

2010.12.24

雪落在大海上

雪落在大海上
大海没有白。大海轻轻晃了晃
接纳了雪
——是蓝，溶解了白

海太大了，船只不过蚂蚁般爬行
下再大的雪，海不会白
码头白了。铁锚白了。缆绳白了
今天下的雪，让一切物体白了
但海不会白
海静而穆然，接纳一切

海积蓄着力量——简单，却尖锐的力量
它不怕雪落下来，不怕一切事物
对它的磨砺

2010.12.24

看见大海又一次醒来

海面的波澜再次提高了音调——

不仅仅是一个八度的音域。雄壮的小货轮冒出
浑厚的黑烟……是旷远吹来的风
总把浪声的合唱往上升几个音

——渐渐听到老大的呼喊。帆升起时
沉重的吱呀。而，铁锚敲在船的龙骨上的嗵嗵声
缓缓传入水底

海暖暖地动荡起来

——不是哼着哆……咪……哆的节奏。似乎
瞬间中断了梦想，猛然狂躁不安
吼着——
梭……咪来……哆……拉西……

整座海就是巨大的音箱。岸边
看见大海又一次醒来的我，是一个
小小的共振体

2010.12.25

请想一想大海

夜晚行走的旅人
请不要把内心最后一盏光亮吹熄
请想一想大海
多么暗。多么阴霾。总呵护灯塔弱微的光

胆小和懦弱的人。请想一想大海
狂风卷起巨浪，或海啸
过往船只划破海的颜面。深海里
鲨和鲸的搅动——
海从不为此失色。它的宽纳，让自己坚强

当我们百年后，请想一想
大海——心也应该如此平静
怨恨是一朵浪花，会破碎。欲望是
洒在海面上的光线——不是金币，是虚幻
只有爱，是一滴滴水珠
凝成大海

请想一想大海
盐分能让我们疗伤。咸
增添生活的味道
想一想大海为什么沉默着
——把最汹涌的力，藏于内心

2010.12.25

我们在海边饮酒

我们在海边饮酒
饮苍茫。饮船脊上捆绑的旧轮胎的苍茫
一只水鸟往前飞，飞往
醉酒的方向

我们也饮下廖旷。饮下平静
饮下阳光里停留的船只的寂寞
饮下台风季风浪的怒吼
饮下码头降下的帆，抛下的铁锚
饮下旧船体上剥落的红漆

我们饮酒，在海边
饮下交易后的痛醉。隔着几箩筐的蟹与贝
把自己狠狠撑回
多年前

饮酒，在海边。蓝蓝的天空下
把内心掏空
让自己像小小的灯塔
不致于迷失在灰蒙蒙的生活中

2010.12.26

光亮

我看到大海的光亮：银白色，在海面上
窄窄一条
粼粼的波光与风一起摇摆
有时是强烈的。有时，像海本身
一样柔和——
也像它自身固有的光亮：宽阔。包容。并且谦卑

海总是放低自己
让船只，风，阴云和岁月拖过自身
从不带走什么
——只让自己，有着独特的光亮

2011.01.09

海边小事

厌倦了浪涛里翻涌的贝，常常把自己
遗弃在一段暖暖的斜阳下
搁置在沙滩，或礁石缝里——与海默默对视

我习惯走下堤坝，为今春第一缕
清风让位
也为第一艘苏醒的船只，藏好
内心愉悦的理由

黄琅东北角，庙里那根快要燃尽的黄香
挑起了妈祖的微笑

——出海吧，把这些小事随手放在一旁
突突的马达早已将提高分贝的声势
练习了多遍
看，我的轻轻哼唱。必将羞愧于雄阔的海
一条跃出水面的虎头斑

2011.01.15

会有那么一天

坐在海边，却忘了海是什么颜色
会有那么一天
风把我吹成岸边的岩礁
落日。晨曦。泥螺和虎头斑。也悄悄流逝

忘了浪击撞着陈旧的船板，锋利的沉痛
不远的山岚间，忘了匆忙的行走
会有那么一天的
我忘却了台州湾的台风季
熄灯的港口，入夜后隐匿的悸动

会有那么一天
我把海忘了，把你忘了
不再记得海的雄阔与辽远，春日里粗壮的
帆船马达
也不记得你的貌美与青春

——会有那么一天，世界小了，恨都走远
我和海，和你，相依着
简简单单

2011.02.03

夜幕下

夜黑得像船梆边悬挂的几只旧轮胎
对岸,几家渔火淡淡的
似我内心可以忽略的小小念头
——沉沉的浪声,一记一记,重得像岸边铁锚

这夜,黑黑的。我们的生活有时也这样
陷入暗暗的世界
有一根无形的缆绳,紧紧捆住
自己——再怎么挣扎,总有如涌潮一样的力量
砸伤我们

只是那隐隐的渔光,还亮着
低低的渔歌,从岸边平瓦房静静传出
连夹在岩缝里的泥螺,也见到努力的身影
——那么,这黑黑的夜,我还会惧怕吗?

只要我的心阔得像这海,还有什么
不能容下

2011.03.01

我记下

我记下灯塔的方向
记下离港的船只扯起沉重的帆——
为了一次出海，铁锚记下安稳的分量。缆绳
记下恶劣天气的昭示

我记下黄三鱼在水底，一次艳丽的闪现
记下一只贝柔软的内心
——它有坚硬的壳拒绝世界的入侵。而我
虚弱的躯体包藏着强劲的心跳
与生活抗争
我记下了石头鱼想返回大海的努力

我记下妈祖庙前的祈祷
炊烟里透出的蓝色渴望。昏黄的海面上
浅浅淡淡的渔光
我记下闷躁的天气，连续的阴霾，不舍不弃的
勇气。高高浪尖
我记下对风暴的怨恨

2011.03.05

我的样子

我越来越像海的样子——
有点暴躁，如暗夜里翻涌的波涛
把笨拙的船只击撞。时常
呵斥孩子
我不懂无名火来自哪里

我更喜欢退却的潮水。除了把遗弃的
贝和螺带回大海，我们多么像
——远远退出生活的中心，退到仇恨和嫉妒背后
退出内心拥挤的一小块
给亲情和善、美

我的肤色不再白嫩
有了岩礁青苔的味道。被岁月逼得
越咸越浓的血液，晃荡着烈烈的海腥味
鱼尾纹里仿佛藏着一张破网
拦住青春时光——
它们都虎头斑一样游远了

这让我的样子，越来越像海……简单……辽阔
……透彻，且在暮阳下显得肃穆！

2011.03.10

来临

我知道冷质的春天里隐藏着暖暖的味道
——是那片哑默中透出纯粹的波浪
松散了，整整一冬的固执与傲慢
飒飒作响的风里
我寻出一块时光的碎片。可以肯定
那是岁月的来临

同样可以断定，我的勇气再
持久一些。就可以抗拒无征兆来临的
风暴——出海以后，恶劣和梦魇般的天气
会像一把匕首刺破宽阔的海面
有时，我也会等待爱情一样等待它们
不惧怕暗流、石礁和台风

有时轻轻哼唱的海像一支摇篮曲的来临
遮掩着平静背后的悸动——
岸边的滩涂与芦苇丛不知道工业带的来临
近海嬉戏的鱼、贝毫无察觉石料与水泥
填埋的来临
……为此，我一直未等到渔歌，及
雄壮的小火轮马达声的来临

——春天的夜晚已经来临，而温暖
仍在徘徊！

2011.03.11

在台州湾入海口

因为台风，渔船停靠在港口如紧拥的琴键
光秃秃的桅杆，像节拍器停息的
摆针——海面上轰鸣着狂躁的交响曲，伴着
咸涩的海风，苇丛的低音轻巧而微弱
我听到狂跳的涛声嘶哑且沉重
当它被岸礁生生地撕裂
……仿若一个被打破的音阶

曲折，且混黄的椒江，在台州湾入海
渗入亚细亚东部的海域
从括苍山脉到九峰山麓，或更远的大陈岛
我喜欢这暮色里退隐的港口
——凝重——沉稳，带着颤栗

我在这里可以看回二十年前的自己
一个清纯少年——却有着铁锚般沉重的心事
像一根缆绳和父亲相互拧着
叛逆着自己，昂刺头一样滑溜

我也可以看到海天一线处隐匿的闪电
甚至伏到时代文明的背后
任意抽打着台州湾两岸的工业带，和我
脆弱的心——即使我躲到诗行里
仍不能擦拭生活的锈迹

2011.03.11

怀想

我在异乡冰冷的檐下怀想故园仓促的记忆
像一场小小的梦游,像春天派出的
庸肥而蹩脚的信使
——即使是驯服了我的野性的台州湾水域
被空酒瓶砸伤的七号码头排挡
涌上咽喉的麦芽味道,而今
被我在城市里的孤独感压制着

不管多少年,我的怀想病不会痊愈
异乡的餐桌上,我怀想起岩头蟹与扇贝的美味
母亲给我盛饭的蓝瓷碗的倔强
我总在炊烟、浮藻和礁石间挥霍多余的精力

我怀想瓦房、灯塔,出港时的一声长鸣
——日渐沉默的时代,我用它代替
自己发声。血液里渐渐息却了
怒吼的狂涛
而浓浓的海腥味,被漂洗的过分苍白
一如随着潮水撤退的,除了月光
还有深深的蓝

我怀想可以怀想的年代。在异乡的夜晚
可以枕着涛声梦想
凌晨,大口大口把稀薄的空气吸入小小的肺
指给陌生人看——

喏,喏。我的故乡,那一片海!

2011.03.12



摄影:叶永平

渔村

——是鱼腥味涂抹成的蓝色
——是傍晚的潮水淹没了它的自尊与棱角
像一位旷久等待的妇人,日渐瘪瘦,缺少光泽
黎明一记金黄色的耳光,都能
扇痛它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是夜晚淡淡的灯火提醒我,木窗的缝隙里
渗出生活的艰辛与日子的平庸
像北面晒网场上堆积的一叠叠破网,总感觉
漏掉了什么
——城市酣睡的纸醉,贪婪的金迷
虚假的繁荣和暗地里结着肿瘤的高楼

是那些渔具,让我审视起自己的内心——
能否解缆一样松懈捆绑的名利之绳
漂浮的情绪铁锚般沉重
像挂在船梆上的旧轮胎一样,散发着残存的作用
再怎么,也要像那台遗弃的船马达
学学它曾经二冲程四匹的动力
——我就有足够的能量,扼紧城市的喉管
止住工业气息
把渔村的潮湿与温暖烙刻在城市额头

2011.03.12

港口晨歌

在海岬最阴暗的角落也开始溅出一滴
米粒般的阳光——暖暖的，整个夜晚的结束就像一场
星星的自焚
从渐渐低却的涛声里，我已辨别出
水产市场的杀戮声和交易的繁杂

整个港口远远传出了马达的哽咽和帆的吱呀
船尾，渔家烧熟了简陋的早餐
相互打着招呼。谈论出海的天气会否
像黝黑的皮肤一样糟糕——
一个健壮的渔民，趴在船沿擦洗

“浙椒渔826”幽蓝的字体仿佛刚刚
睁开惺忪的眼睛
舔了舔晨曦里，腥咸且潮湿的味道
它已像我的内心一样渴望
——冲出去，到大海的深处去！
我不愿做一只搁浅的大鲸

2011.03.13

没有雨,台州湾的海是寂寞的

有些人,或事,我们只愿静静地和他围炉呆坐
如出海渔民最渴望和海,遥遥相望
彼此毫不干涉
而台州湾的海,也愿与一场雨
相互搀扶

如果那只船划破大海的颜面
海愿意将宁静与辽阔给它
像一根缆绳将力量给予铁锚。一只蛤蛎
将柔弱的内心给妈祖庙前点香的人

这些年,我一直看着台州湾的海撞击着亚洲东海岸
滩涂。苇丛。岩礁和港口默默承受

有了台风季的来临,盛夏的海更显雄壮
它有包容万物的美德——
不惧怕抗争,让什么都会强大!

2011.03.13

看海

很多年，我看海推挤着白浪涌上岸边又退却
像一位母亲送来孩子，又目送着
亲人的远离
海就这样来来回回，远远近近。仿佛命运
生生灭灭

我喜欢海的冷漠与无情——不论坚硬的岩礁
或无力的船只。我看见海
都沉稳地击撞
我喜欢海无所惧怕一切的样子——
阴霾下，海暗下自己的脸色对抗
狂风怒吼里，海也会掀起胸膛里的愤火

我看得出海有着惊人的倔强脾气
——不服输，用力量抗拒着力量

我也看得出海的辽阔与宽容
把水深深地藏在水里，把坚强藏在坚强里

2011.03.22

深深地

潮湿的堤脚生长着深深的青苔,墨绿色
那是海水长时间,深深地拍打
——我在上岸的第一个台阶,见到水泥浇筑的
铁墩。被缆绳深深缠紧的力道
勒出了一道浅白的印痕

我深深地折服大海的阔远与凶猛
有时,静待它在安宁的背后窜出无忌的咆哮

渔民的额头,眼角,都深深地翻涌着
海的波涛
——我愿相信海对他们深深地爱——像那种鬼天气
爱上他们的黑色肌肤,陈旧的破帆

像鱼群深深地爱着洄游的路线
渔民深深地爱着出海与航行。触礁、风浪
也一样深深地爱着灾难
——世间万物,我们都要深深地接受

2011.03.25

夜的海

我已错把港边停靠的船只看成了
散落的星辉——漆暗海面,仿佛天空的翻版
就再不能把一叠叠,或一层层的浪声
错听成降E大调交响曲的前奏
或是,再把吹过耳际的海风,错认为
要把我拎出教室的那只手——
二十多年前,父亲强有力的手粗糙且鲁莽

而我坐在堤边,只会错成海的一个省略号
那些更多的点……泥螺、花贝、岩头蟹……还有
帆船与灯塔、无名小岛
夜色中,我愿跌入鱼群的队伍
在深海里畅游
——不像现在,只在内心深处所欲
无法在生活的底部展翅

2011.03.26

坐在大陈岛的海岬边

是风吹翻我简单的衣衫,用浓浓的海腥味
擦洗沾自钢筋水泥间的俗尘
——试图在这海岬边,把涌着浪涛的悬崖,和
即将来临的星星
涤清的毫无粗鄙的想法

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来大陈岛
风吹着流云。海面略显平静,泛着金黄的光
我不懂暗流,石礁,那一片悬崖的存在
——呐喊着,争挤进大海

我猜不透生活的背后隐藏着怪兽还是
温顺的绵羊……岁月流逝,才给我一点启示

总有暗下来的夜色将海岬及高高的悬崖淹没
再见不到无情的海水汹涌
总有一颗,两颗挤出亮光的星子
刺破漫无边际的黑——
我的内心,总有这样点燃希望的火

2011.03.26

慢慢

我一直喜欢潮水慢慢涌上岸的样子
像喜欢着离港的船只,慢慢冲破黎明,驶进大海
无畏的样子
——这几年,我慢慢沉浸到对海的书写中
慢慢沾染了腥咸的秉性
……浓烈的烟草味……火爆的脾气
心胸也慢慢宽阔

像潮水慢慢退却的样子
嫉妒和怨恨,也在岁月间慢慢退潮
——对世事的明了,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譬如爱
我们要慢慢爱着一切。不急,不燥
让爱像平静的海面
——无边。无际。深深地,慢慢地漫过一切

2011.04.03

窥探

一块岩礁后面，一只寄居蟹窥探着黄昏的来临
涨潮的时刻已渐渐逼近
沙洞间，一定会填满遗落的小鱼和虾、贝

这落暮时分，我在窥探着海面上
一抹狭长的光线——柔和，闪着金黄色
仿佛斜阳伸下窥探的触角。在人间，在大海
寻觅光明的昭示

海面平静的时候
有多少双眼在窥探着风暴和暗流的存在
近近的岸边，窥探着那远远的
祝福与祈祷
——一颗心的后面，甚至世界的背面。都有
窥探的另一颗心和世界

2011.04.09

刀

我在水产市场见到一片片锋利的光芒
冷质。闪着麻木的亮色
将各式各样的鱼群包围着
——仿佛连海也包裹了，一刀一刀割向
海的颜面

——那把刀剥开鱼肚的白，让人感觉
深深划伤了大海的蓝
刀刃削着鳞片。一片片飞溅的鱼鳞
就是一滴滴泪

我愿是我为爱情淌下的苦痛。也不愿
这是海的一次悲惨

在水产市场，总是有无数双飞舞着的手
而那刀，坚韧。强劲。摧毁着一切
就连岁月……也是！

2011.04.21

岛屿,以及逝去的海

——回忆朋友李健的少年时光

日渐粗壮的大腿把潮水远远
抛在了身后……斜阳里,缓缓拉散的金黄光线
涂抹着黑亮的脊背,脸庞的棱角
在那一片岸边的卵石间,他为找到一只
花蟹而欢呼——纯真的生活也值得
为此付出

——小小的黯淡与阴霾,同样来自生活底部
父亲一次用通红的火钳烙痛哥哥的腿肚
肉体的“滋滋”声像来自漏气的脚踏车内胎
却充足了他胸膛的火气——
远远的海并未消停咆哮,岛屿上的灯塔
闪着浅淡的光亮
船在航行,未来多么未知

记得一次出海。风像一个巫婆,携着
暴雨这只未经驯服的怪兽
掀着浪和帆——陈旧的帆,失去骨架的力量
船舷在摇晃着
机帆船的马达仍旧轰轰响,向危难抗争着
他们牵着缆绳——仿佛命运的手,铁锚一样
沉重!
那一次出海,沉沉而又重重地
砸在少年的记忆里

想起爬上岛屿，躲过暗流的撞击
逝去的水手，橹桨，一些过往的水产贩子
想起逝去的风里仍残留着
沾满海腥味的伤疤
——海也渐渐逝去，只有结晶通透的盐
渗进今天的生活

2011.04.23

给爱人

很熟悉。很平淡。很像海里的两条鱼
风吹翻碎浪，吹皱我们简单的素衣
我，喜欢薄暮、台州湾和你拖过地面的影子
爱上一门失传已久的手艺

你的男人，不会买玫瑰
没有海盗的胸膛，水手的嗓门，石匠的力量
只会沉默，只会写诗
只会在冷霜的檐下看一场无端的风
怕你的泪水，慢慢滴洒

没有你想象中坚强
没有权力，金钱，另一个美女
放弃讨好，地位，夜幕下的霓虹和纸醉
爱灯影下的孤独，爱牵着你和孩子
海边漫步。爱沙滩上一只懒懒的寄居蟹
礁石缝里胆小怕事的泥螺

我想过要给你最辽阔的幸福
做你一生的海洋。想过
你能在人前炫耀——嫁给了一个诗人
想过我们老了，只能说说爱了
躺在坡上晒从前的太阳
给异乡人指路

趁着有风，有阳光
我们在微凉的黄昏里再多站一会
不久，夜色就要包围
两只归巢的鸟

2011.04.30改



摄影:杨少白

柯健君访谈：寻求诗歌的力量

刘 畅

刘畅：班长（柯健君为第26届青春诗会班长），你好，你在第26届青春诗会开幕式上代表13名诗人的发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0年8月7日（第26届青春诗会开幕式日期），是印度诗人泰戈尔逝世69周年纪念日，你说，对于这样的一位诗人，我们选择的不应是忘却，而是记忆与重温，同时，你建议我们以诗歌的名义沉默五秒钟。有时，沉默用以缅怀；有时，沉默是选择，你博客里有一句话：“别人喧哗，我沉默”，你生活在浙江台州，离诗歌现场有一定的距离，请谈谈你的创作经历，你如何坚持写作，你的诗歌理想是什么？

柯健君：诗歌到了最后是一种沉默，但这种沉默不是退却和无语。这种沉默，是你心有千言万语却无法言说时的沉默；是诗歌产生了巨大力量之后，对你进行了撞击之后的沉默。因为，真正的诗歌到了最后，会深入到你的内心，而你，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简单地说，就是你知道一首诗的好，却说不出好在哪里，如何去表达。我喜欢沉默，这样能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站在人与事的背后，去细细观察和体会。如果通往诗歌的殿堂有一条早已存在的路，我也愿站在路旁，看别人怎么前进。台州不是大中城市，只是座落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小城，它与诗歌活跃的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城市无法相比。但正是这与诗歌现场之间的距离，更能让我保持与诗歌之间的美度。

高中以前的生活，曾经留给我很多诗歌书写的题材——小学、初中时学校放农忙假，帮姨妈或同学家割稻、打麦；在山上奔跑；在溪水里嬉戏；曾经目睹了杀害后埋于山中的一具男孩尸首，随着围观的人群一哄而散，但已吓得手脚发软，这是第一次对死亡的恐惧；另一次见到死亡是奶奶的离去，仍深深记得姑妈撕裂心肺的痛哭，那时读小学；偶尔去一趟城里，感觉新鲜和兴奋；家的旁边有一个打铁铺，那结实的锤声很诱人……1995年浙江会计学校毕业后我分配到黄岩财税局工作，空闲时间游走于乡村田野；

2007年调到台州市财政局工作，与台州湾附近的海更靠近了一些。呼吸着海风所带来的鱼、虾、贝与蟹的气息，我的笔端流淌出蓝色的海腥味。

说真的，我只是把心放宽、放平在写作，没有为发表、名利去写。不把诗歌带到生活中，而是从生活中找出诗歌。只有这样才不为诗歌所累，才能深深感受诗歌所带来的愉悦。我理想中的诗歌，应该是充满真、善、美的力量，这种力量，从诗人的思想出发，到达语言，由语言直抵人的内心。我喜欢这种力量，而且一直在寻求这种力量。

刘畅：你成名已久诗风成熟，从早年的描写乡村到描写大海，反映了你什么样的精神内质和审美追求？作为一个有担当精神的诗人，你笔下的大海与其他诗人描写的大海有何不同？

柯健君：地域对人的影响是在无意中渗透的，但会在你的潜意识中反映出来。文学与艺术来自于精神层面，但这种精神层面却往往被地域层面所左右——如果说控制，那么，用左右这个词该是合适的。控制是单方面的，左右还有点摇摆的意思。一个诗人的作品，往往缠绕着他本人生活的这一片地域的蛛丝痕迹，这是很正常的事。所以说我们是大地的孩子，是自己生活的这一块土地的孩子，一点没错。我三十多年的生活，依据所接触的外部环境，可以分为山村，城乡，大海。我的诗歌也是随地域的变迁而有所变化：第一本诗集《呼吸》2002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充斥岩石、水车、造纸、古镇、敦厚的二伯……第二本诗集《我们一直坐到天黑》200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塞满江南水乡、村庄里的人和事、三江口……而我将出的第三本诗集《蓝色海腥味》，则拥有蓝、深邃、辽阔，也更多地体现着腥、咸、黄、混浊、肮脏、苦涩……

关于我笔下的大海，我在随笔里有所描述。我的这一片海不是抒情与浪漫的海，它是生活与生存的海，它直接锤击和切入我的内心与身体。我熟悉台州湾宽阔的水域，熟悉它混黄的海水下面深藏着什么。除了船只、暗礁、零散的岛屿，是那些鱼、贝、虾和蟹——不管大海里有多少，我都认为它们就是这一片海域里的歌手。我喜欢那些水里的万物，看他们在海里安详地生活。我觉得它们的歌声是蓝色的，虽然有浓浓的海腥味，却是在金黄而透彻的阳光下无拘无束地唱着。它们的歌声简单，粗糙。甚至低弱，低弱到只有它们自己能听懂和听得见。我喜欢这种自由的歌，不为外界事物骚扰的歌。我写诗，我不知道能否拯救海——即使可能，也只能是精神上的拯救——我不能让生活中的海停止丧失，仅仅能让人们把内心的大海想

象得更完美一些。

刘畅：读你的新作《摇》，被特有的语言节奏和音乐美感所打动，那是一首读了就能背诵且能吟唱的佳句，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磨练、打造自己的诗语言，以捍卫诗人的个性和尊严？

柯健君：与语言作斗争，这是一件辛苦和艰难的事，也许耗费一个诗人一辈子的时间。这不是技巧唯上，我觉得内容与题材需要一个诗人思考，语言同样如此。但思考的不是语言本身的技巧问题，而是如何让音乐、建筑、哲学、美学等因素跑到语言中去——只有这样，语言才不是语言，是一种建筑、一曲节奏、一段旋律。磨练和打造自己的诗歌语言，是一个诗人个性的体现，我所喜欢的是——用语言之外的东西来影响语言，让读者读到和感受到的是那些依附和影响语言的因素，如建筑、节奏、旋律等。而语言的尊严，就是诗人的尊严，就是独创性，不受缚于别人的语言方式。

刘畅：你提到了音乐、建筑、哲学对你诗歌语言的影响，除了写诗之外，你有哪些爱好，比如欣赏谁的音乐？

柯健君：当我对诗歌了解越深，就越觉得诗歌所包容的事物巨大。而对这种包容性的理解，往往与一个人的生活习性、习惯和地域有关。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喜欢听歌，喜欢那些有点独特个性的音乐，如郑智化、赵传、高明骏、姜育恒等人的歌曲。记得刚参加工作，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我就去买了录音机和大量的磁带，以及书籍——这是对自己第一次拥有自由支配的货币的一种发泄，也是爱好得到释放的一种体现。后来儿子学钢琴，我对音乐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与了解——不仅仅是停留在听音乐。我触及到了八度音、节拍、假声、高低音谱号、升降音、黑白键……因此，对音乐的喜爱，让我的诗歌渗入了节奏与韵律。美的建筑，不是平整的，而是参差不齐的，但这种参差不齐不是杂乱无章，它有自己内在的规律。我想语言的外观形式，也需要类似于建筑的美学形态。长到哪一种程度，短又如何；逗号、句号、破折号、省略号如何运用；怎么分行与分段。这些都需要对一首诗进行构造方面的思考。而哲学，提升诗歌的重量。

除此，我喜欢旅游、幻想、倾听。

刘畅：你说过，“诗歌的故乡，一直在路上”，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2010年度签约作家，从《呼吸》，到第二本诗集《我们一直坐到天

黑》，以及将出的第三本诗集《蓝色海腥味》，在描写乡村、大海之后，你有没有设想在未来的第四本诗集里，酝酿新的视点？或为谁书写？或在地域文化上有所体现？或者，干脆把自己放置在空旷的无人之境？

柯健君：就目前而言，对于未来的第四本诗集我还没有任何设想——其实，也不应该做任何设想。不能为某一个目标而写作，或为谁而书写，新的试点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水到渠成的事。下一步，我的诗歌如何走，我想诗歌本身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律，就让它随性而行吧，我紧跟，做一个诗歌的追随者。

刘畅：你的职业是财政局的公务员，整天和财经数字打交道，在当前以经营、经济为首要衡量标杆的体系内，你如何平衡好工作与爱好，现实与理想二者的关系？你如何看待诗坛热闹的现状和个人写作命运之见的关系？

柯健君：如何平衡工作与爱好也好，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也好，这都涉及到诗歌与生活、诗人与普通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身上出现的两重身份如何去把握。对此，我曾经做过一个理论意义上的诗人猜想。即，诗人是什么？

奥登说：“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茨维塔耶娃说：“诗人是情感和语言平衡的产物。那么诗人是什么——是批评？是语言依附物？是产物？是道德力量？是革新？——如果劈开诗歌本身不谈，诗人是什么？或者说诗人会走向哪里？是哪一个身份？是怎样的一副面孔？是怎样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度？我的猜想是这样的：

诗歌爱好者——诗歌——（假或表面的）诗人——诗歌——其他领域——（真正的或具有深度的）诗人。

从这一诗人链来看，首先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当他写出了一些诗歌作品后，在周边朋友和群体中获得了小范围的诗人称号，但这只是假或表面的诗人；随后，诗人的创作风格逐渐成熟和稳定，并写出了具有自己明显标志的诗歌作品；此时，诗人进入其他领域——经商、从政、教育、科研、其他文体创作、宗教、美术等等，身份转为商人、官员、教师、研究员、作家、编剧、画家等等；依托于诗人身份，诗人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反过来更促进了诗人的成熟，使诗人真正是以一个真诗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一个真正的或具有深度的诗人。

如果诗人确实是按这一条线循环的话，那么诗人的诗歌、其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最终成为真正的诗人，他拥有的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

呢？我想是爱的力量。美的力量。善的力量。勇敢的力量。抗争的力量。创新的力量。记忆的力量。悔过的力量。仇恨的力量。开拓的力量。管理的力量。教育的力量……

哪怕，这种力量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简单的力量！

真正的诗人，诗歌与生活并不矛盾。



摄影：杨少白

无垠的大海有多少可能

张清华

在荷马那里，大海就成为了史诗产生的场所和背景，而自从浪漫主义者在诗歌中再次发现了大海，它就成了诗歌中最壮丽的形象，成为了自由、生命、爱与命运的象征。雪莱死于他钟情的大海，普希金把大海看做是比生命还要珍贵的自由的化身，莱蒙托夫把大海看成了精神的故乡，拜伦则始终是从大海那里寻找灵感和激情。“战争，爱情，风暴，这是史诗的主题”，《唐璜》中有这样著名的诗句。

然而浪漫主义者的大海是单纯的，他们过于美化了它，从而使它的形象单面化了。这种理解被革命诗人继承了下来，他们同样把它概念化和道德化了，“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就像海洋……”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错，大海的象喻实在是有太多美善的可能。也同样基于此，在反思性的诗歌和早期的新诗潮中，诗人也借助大海来寄托其思想和意绪，北岛、舒婷的笔下都反复出现过大海的景象，“我在微颤的手心里放下一粒珠贝，仿佛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它们是精神苦难的外化，或与正义的同在的力量。

现代主义者的功绩是在于还原了大海的丰富性，它不止有着道德化和真理性的属性，更是生命的原生形态，生命的丰富本身便是它的道德，叶芝、瓦雷里、甚至海明威的大海都是如此。这有似中国古人所说的天地之“大美”，但不只是形而上学的赞美，金斯堡所喊出的“我领悟了海……”是领悟了它琐碎的一切，包括它的所有与世界的黑暗、人生的不幸对应的影像。

柯健君的诗歌让人回忆起这一切，这本身便是成功，因为他把自己的写作汇入了我们关于诗歌中的大海经验之中，让自己的诗与前任诗建立了谱系关系。他把一个蕴藏着无穷生命的大海、一个千变万化的大海，一个寓意着生存的一切形态的大海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大海里有多少鱼、贝、虾和蟹就有多少歌手/我曾听它们自由地唱过歌”，他在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中，延伸出了现代主义者的关于大海的更原生、朴素与多意的想象。这

里有它喧哗变动潮涨潮落的外表，有它内部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生命，有渔人卑微的劳作与悲欢，还有敏感变化着的时代讯息。而且重要的是，作者没有把这一切予以概念化的处理，相反，他是用了宽广、本源与朴素的眼光看待一切的生命形式，谱写出了一曲鲜活而真实的生命赞歌。

但需要商讨的一点，也是这组诗歌中比较明显的“时代讯息”。固然在诗歌中应该融入当代的独有经验，特别是在歌吟大海这样的古老母题的诗歌中。但是如何融入，却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在我看来，将一些符号性的意义填塞进去，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什么都还原了，唯独这些东西没有好好隐藏——比如这些句子：“那些不是在城市边角存活的盐、泥、滩和烂鱼的味道/那些徘徊、迷茫及眩晕；那些暗处的窥视/那些现代化的伤害；那些拆迁；那些高潮中的尖叫……。”读者能够领会作者的关怀和用意，但也为作者担心，因为任何诗歌中，最具有时间性痕迹的事情，都是容易过时的东西。倒不如把它们隐含起来，大海的悲凉和永恒中包含了一切消解性和超越性的主题，把那些最本源的悲凉写出来，当然也就传达了作者的时代忧伤与当下关怀。

有一点是必须称赞的，在这组诗中，我读到了一个和大海一起呼吸的、深植于这丰富的诗歌形象中的诗人形象，他是朴素和可爱的：“我，蜗居东海之滨的小诗人/虚构寂寞、现实和爱/用深蓝的口舌痛骂生活不地道/责备潮水这长脚婆浅蓝色脚印随意践踏在堤坝/而我的爱是蓝色——博大。宽广/允许自己偶尔痛哭一场”，见证，在场，卑微的生命与主体，在诗歌中永远是必要和感人的元素。

爱海的人才能在万物面前显得谦卑

泉 子

“蜗居东海之滨的小诗人”逸自柯健君的那些错落而有致的诗行。

但“小诗人”可能不只是一种自谦,更是一种骄傲。在我与诗人柯健君十多年的交往中,“不够骄傲”曾经是我对这位友人的一种深深的忧虑。或许,这同样是他早年那些以抒情见长的诗歌,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但我最新读到的这本正待结集的,他在最近三年时间中完成的吟唱与书写显然纠正了我的成见。

一个优秀的诗人一定是一位骄傲而谦卑的歌者,无论他是国王、僧人、隐士、农民、手工艺人还是小公务员。但是,那个曾经的“不够骄傲”的年轻诗人同样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他身上袒露的“隐忧”同样源于他某种与生俱来的品质——真诚。在他获得一种骄傲(它一定同时是一种谦卑)的力量之前,一个更加年轻而骄傲的柯健君是不可想象的。否则,自负、狂妄与虚幻将洞开诱惑之门,并向我们展示它毁灭的力量。

一个成功避开这些致命诱惑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他有着足够的耐心,直到生命深处与生俱来,却一直隐而不现的事物,成功地被诗人的语言之光所捕获,直到一个真正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词加入到了诗人的歌唱中来。

一个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大海”之于我们诗人那救赎性的意义。作为诗人用近三年的时间反复吟诵,反复书写而依然无法释然的事物,它同样源于诗人心灵深处致命的吸引与关联。大海不仅仅是诗人每天所目睹的那片汹涌的水域,也仅仅作为诗人日常生活那辽阔的背景,它同样在诗人体内,在诗人心灵的深处,甚至比诗人的生命更为漫长与久远。是的,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观光客,就像我们曾在三亚的天涯海角或是夏威夷的海滩上发出的那些赞叹,那么,任何的诗行都将堕落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交场合上的语言,就像在一个幽暗的舞池中,那些优雅的女士们收获到的漫溢的赞美。

“大海”之于诗人柯健君决定性的意义还在于它构出了诗人静观自身与世界的通道，并最终从对晃动的海面与海面般光怪陆离的日常生活的成功穿越中，改变了我们的诗人与他的语言，并从那深处的寂静与幽暗中获得拯救的力量。那是大海至深处的幽暗与寂静，同样也是万物的幽暗与寂静。那是万物的来路与最终的去处，是本来的世界，也是千古不易之处，是我们必须耗尽所有的力量才能见证的生命原始之地的孤独。

而我们的诗人是有福的，他终于在一种持续而专注的注视中，获得了一个“莎士比亚的瞬间”，并因与真理、与道的契合，而获得了骄傲与谦卑之力。

是的，“爱海的人才能在万物面前显得谦卑”，就像我们的诗人在一首诗歌中说出的。

让我们一起渴望、追寻真正可爱的蓝色

——初步赏析柯健君诗作《蓝色的渴望》

地球门卫

柯健君新近贴出了一组诗《沾满海腥味的歌唱》，我偶然有机会读得，对其中的一首《蓝色的渴望》印象特别深刻。

我与诗人柯健君不熟，读到这组诗后，又选读了他的一些博文，觉得他是一个热爱诗的人，也是一个想着别人的人。这首诗是在2008年11月18日写成的，但他似乎没有及时在他的博客上贴出来（查后没有找到），到近日放在一组诗中一起给了我们，作者似乎并没有对《蓝色的渴望》特别重视，但是对这首诗还是给了它面世的机会，可能因为，这首诗是作者某时真情的表达。有了这个背景，我再读《蓝色的渴望》时，又读出了一些更多的内涵。

能让人读来感动、让人身临诗境、让人读出诗外意义的诗，是一首好诗。我想，《蓝色的渴望》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

是什么让我感动呢？昨晚带着这个问号在思考。现在觉得，是“我”用激情叙述了“平实、真实与现实”的所感所见，抒发了对“蓝色的渴望”与理解，是这个“实”感动了我。为什么能认定这是“实”呢？因为笔者从小生长在大海边，现在也深爱着大海的气息。《蓝色的渴望》所表达出来的，不是那些到海边一游的诗人所能拥有的感受，是一种多次的反复的积累，让对大海有深切感受的人也感动了。“因为热爱大海\我喜欢蓝色”，多么平实的开头？“我爱上的平庸生活是蓝色基调\我爱上的诗歌充满蓝色”，“蓝色充斥我十平方米的书房”，这些能让我相信，是诗人的真实；“父亲的责骂是蓝色。一次他抱怨鬼天气\失去出海网鱼的机会\让我跟随蓝色炊烟的步伐回家\母亲把大海里的鱼和贝烧得透出蓝色\半夜里从四楼跳下的好兄弟——他叫海为。像大海一样有作为，却有着蓝色的忧郁”，这些则是海边某处的群众生活的现实；“用深蓝的口舌痛骂生活不地道\责备潮水这长脚婆浅蓝色脚印随意践踏在堤坝”，“痛骂”与“责备”两个词用得着实，引起了我的共鸣；诗的结尾：“而我的爱是蓝色——博大。宽广\允许自己偶尔痛哭

一场”,有哪一位诗人这样写过?这虚与实相兼的结尾,让诗余味无穷。诗人在为真正的蓝色,“偶尔痛哭”,这是一位踏实的诗人。

是什么让我身临诗境呢?这是诗的艺术与抒怀的力量。诗人在这首诗里紧紧围绕“蓝色”来铺垫、展开,直到结尾为“蓝色”而痛哭。诗人是用激情表达着对蓝色的热爱、所感与理解。爱蓝色的真正原因可能是“蓝色打破沉默、自由和追逐”,“蓝色是盐的味道——海的低语。在\血液里涌动”,随时随地都在感受蓝色,“推开窗,我听到蓝色浪声\蓝蓝月光下\——我,蜗居东海之滨的小诗人\虚构寂寞、现实和爱”,面对现实中“蓝色”,诗人又在“虚构”的理想中的蓝色里,对现实进行“痛骂”与“责备”;诗的结构不拘一格,诗句如激流而下,没有停等,没有分段,每一句诗都是情景的引导,让读者跟着诗句进入了诗境之中,终于被诗人的情怀所感染,认同了他的诗意。诗人通过激情和艺术特色(这里指:诗句的布局安排)营造了诗的氛围,达到了突出诗的主题、感动读者的双重目的。

是什么让我读出了诗外的话语呢?主要是诗句的用词。有些诗句看似信手而来,其实正是“诗核”所在。诗人生活在蓝色之中,却还“渴望”蓝色,那么,诗人渴望的又是什么样的蓝色呢?当然是大海的蓝色,“因为热爱大海\我喜欢蓝色”;大海就在窗外,“推开窗,我听到蓝色浪声”,为什么还要渴望呢?大概是现在海的蓝色已经不对劲了,“父亲”在本应出海网鱼的日子,“失去出海网鱼的机会”,还有“半夜里从四楼跳下的好兄弟\——他叫海为。像大海一样有作为,却有着蓝色的忧郁”,“海为”又为何忧郁而“从四楼跳下”呢?是不是大海没有作为?是什么原因使大海没有作为呢?可能是环境的改变?又是什么原因让环境改变成如此呢?可能是人的私欲?什么人的私欲如此旺盛呢?可能是拥有资本者?……所以,要“用深蓝的口舌痛骂生活不地道\责备潮水这长脚婆浅蓝色脚印随意践踏在堤坝”,“长脚婆”不仅仅可以用来形容潮水,还可以用来形容什么呢?是什么在“随意践踏”我们的“堤坝”呢?“而我的爱是蓝色——博大。宽广”,面对这种种的“蓝色”,而“我”能不“允许自己偶尔痛哭一场”吗?否则,又将成为“海为”了。

让我们一起渴望、追寻真正可爱的蓝色——大海或天空纯净的蓝色吧!

蹲在亚洲偏东僻静的海岸(后记)

柯健君

我一个人在海边走，窄窄的堤坝上凌乱着鱼干、鳞片、脚印及阳光的碎片。风从背后吹过来，偶尔将地上的虾皮和苇叶掀起。还有些，在我鞋底沾着，被我带出几步远，又落下。海水的拍岸声，似乎渐渐弱小，在落日的余晖里无力着。我知道即将蔓延过来的夜，随时会将海、我和这个城市覆盖。而在浓浓的海腥味里，渔民们已将晒了一整天的海鲜腌制品收起。他们开始将生活塞进略脏的蛇皮袋，并把口子紧紧扎牢。盐和阳光混在一起，伤口、疼痛和疤痕混在一起。

在我生活的台州湾，经济发达所带来的化工气息和因为生存而讨海并为之弥漫的海腥味，时时混杂在一起，彼此撞击与交换。而正是它们，紧紧掐着城市的咽喉和渗透进我的呼吸。我一直以为，诗歌是与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是一直随身附带的。诗歌不是远方与地平线，不是天使和魔鬼。诗歌就是我身边的事情——我的痛、恨、爱、愁，是我的海水、码头、滩涂、马达、妈祖庙、养殖场……

我在浙江东部靠近东海的一个城市里生活，蹲在亚洲偏东僻静的海岸一角，经常看着海，海也经常看着我。不知道海将我看成一个什么——岸边的一个低音。浪涛间重重的高音。或者只是东海边的一个破音。也可能，在海的眼里，我抵不过鸥鸟的浅鸣、浮藻的飘荡、沙砾的流逝、淤泥的腐烂。我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海在我的眼里，什么都是——岁月之书的一个页码，宁静的诗行，激奋的思想，或者一架钢琴、管风琴、大提琴、牛皮鼓……它除了深藏芦苇与滩涂，还携着星子与冷月的光辉。在我的眼里，海拥有蓝、抒情、浪漫、深邃、辽阔，也更多地体现着腥、咸、黄、混浊、肮脏、苦涩……

但更多时候，我的这一片海不是抒情与浪漫的海，它是生活与生存的海。它直接锤击和切入我的内心与身体，在我的诗歌里多次在场的补网的女人、礁石、冬日或夜的码头、沿海工业带、水产市场以及它的喘息与疲倦，

那些鱼、虾、贝、蟹和螺。它们是粗粝的、沉重的、丑陋的，有时是迟钝的有时又是锋利的。我在它们的身边生活，从它们身上得到经验、情感、思索，学会爱与包容，也学会仇恨与抗争。

有时想，这么多年，我身边的海究竟给了我什么？我，我们，以及这个城市，给海带去了什么？海的宽阔与博大，它从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翻出最真诚的表白；而我们，能狠狠掏出自己的内里，干干净净地呈现给海吗？

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工业文明的推进，挖土机的粗暴挖掘，过度的捕捞，让受伤的海如同一条昏厥的鱼，渐渐丧失幻想和静谧。一首诗，阻止不了一辆坦克的进攻，更阻止不了现代文明对大海的入侵。我写诗，我不知道能否拯救海——即使可能，也只能是精神上的拯救——我不能让生活中的海停止丧失，仅仅能让人们把内心的大海想象得更完美一些。

除此之外，我不能为海做些什么。

但我喜欢这种拯救，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愿将生活和诗歌涂抹成蓝色——彻底、深深的蓝。不惧怕风，怎么吹向我。